

代表团万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九月

代表团万岁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部队印刷厂印刷

字数9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1}{2}$ 插页3

197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325

定价0.56元

出版说明

讽刺苏修霸权主义的埃及话剧《代表团万岁》于今年三月二日开始在埃及迈阿密剧院上演，受到埃及广大群众的欢迎。由于苏修认为此剧“触犯了苏联”，指示其驻开罗使馆向埃方进行干涉，此剧从五月一日起曾一度被禁演。但埃及人民坚持斗争，强烈反对苏修干涉埃及内部事务的霸道行径，并要求再次上演这出深受群众欢迎的话剧，埃及国务委员会行政法院遂于五月二十日宣布取消对此剧的禁演令，五月二十二日起此剧即重新在迈阿密剧院上演。社会帝国主义迫使此剧停演的企图终于遭到了失败，埃及人民又取得了一次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胜利。

此剧的编剧与导演是法耶斯·哈拉瓦，由塔希亚·卡里尤克剧团演出。

为了对埃及人民进行这一斗争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根据目前国内仅有的一部打字稿，请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阿拉伯语专业译出出版。此剧禁演及恢复演出的情况，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记

者写的《开罗通讯》，曾作了报道，现附在书后，供读者参考。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九月

人 物 表

(按出场次序排列)

阿布·卡塞姆——社会主义联盟凯法尔萨拉姆村书记。

萨阿达维——凯法尔村的一个青年。

伊法特(女)——新闻社的记者。

赛妮雅(女)——新闻社的记者。

凯威——凯法尔地区的警察局长。

阿布·赫尔——凯法尔村的村民。

拉伊法(女)——凯法尔村的妇女,后到国外旅行过一次。

夏赫特——凯法尔村的一个失意的知识分子,平时游手好闲,爱唱高调。

法斯库尼亚友好代表团男女团员若干人。

邮递员。

翻译——法斯库尼亚友好代表团自己所带的阿拉伯语翻译。

曼苏尔——凯法尔村的村民。

阿卜杜·瓦杜德——拉伊法的丈夫,后同拉伊法同去国外旅行。

法赫米——阿布·赫尔的儿子,曾在法斯库尼亚留学,获

舞台化妆博士学位。

法拉吉——拉伊法的侄儿，长期居住在美国，后回到凯法
尔村。

布贝(女)——法拉吉的妻子，美国人。

凯法尔村的男女村民若干人。

警察数人。

凭大仁大慈的真主之名*

第一幕

〔幕启：在一个农村的空场上，许多人正在为迎接代表团的到来进行准备，有的人在挂标语牌，有的人洒水扫地，还有一些人在钉挂横幅的钉子。场地中央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个陶制的水罐，里面插着一束花。阿布·卡塞姆背向观众站在中间，正在对舞台上的人讲话。〕

〔工作的人们一边唱着歌，一边干着活，为迎接代表团做准备。〕

阿布·卡塞姆（转向观众）诸位先生，欢迎你们！我们现在在凯法尔萨拉姆。（指着舞台上工作的人们）这些人是凯法尔萨拉姆村的公民。鄙人叫阿布·卡塞姆，是社会主义联盟凯法尔萨拉姆村的书记。欢迎，欢迎你们！

你们瞧，这么乱哄哄的。（发觉工作的人们在互相吵

* 穆斯林在从事一件工作之前，所念或写的一句古兰经文，意思是凭真主之名做这件工作，在每本书前也都写上这句话。

闹) 行啦! 我不喜欢这样。我们现在在准备迎接法
斯库尼亚友好代表团。是的, 它的名字就叫法斯库
尼亚。是从法斯库尼亚来的, 从法斯库尼亚社会主
义民主共和国来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你们没看报
吗? 算了, 要紧的是法斯库尼亚代表团将在十点钟
到达。现在是……(看看自己的表)

某一工作人员 现在是九点半差五分。

阿布·卡塞姆 先生, 我对你说过, 把你的表对准。现在
是九点半整。我们的时间是凯法尔萨拉姆地方时
间。你要按开罗时间把表对准。要知道我们这里晚
五分钟。可是, 在别的方面, 我们可要晚五十年啦。

某一工作人员 弟兄们! 拿锤子来。

萨阿达维 怎么啦, 我跟你说了有一百次了。全凯法尔
只有一把锤子。你要我从开罗给你弄一把来吗? 你
用砖头钉不行吗?

阿布·卡塞姆 (对观众) 请注意, 这里技术落后, 而且不
是落后一点儿, 而是两点儿。但是, 这里的人是好样
的, 叫人佩服。他们全靠自己的两只手, 没有锤子钉
就用砖头钉, 没有钳子拔钉子就用牙拔。没有楔子,
没有钉子, 照样拔, 照样钉。

现在重要的是把你前面的横幅挂上去, 挂好。在代
表团到来之前, 把一切事情都准备就绪, 那就感谢真
主了。

还有十分钟。不要瞎聊了，还是做些有意义的事吧。
你们的意见如何？想大体了解一下法西斯库尼亚吗？
〔从大厅传来众人的声音：可以，没有不同的意见。
好，请吧，弟兄们。（向里面喊）新闻界的、通讯社的
朋友们，请！

〔两个女青年出场，每人都带着几张纸。

女青年 请原谅，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能帮忙的话，我们的
话还是很多的。

阿布·卡塞姆 什么？

女青年 阿布·卡塞姆先生，您阁下是……

阿布·卡塞姆 我是社会主义联盟凯法尔萨拉姆村的书
记。

女青年 哦，我不知道。您可以帮忙读一点材料吗？

阿布·卡塞姆 我说我是社会主义联盟书记，你叫我读
材料？萨阿达维，孩子，你来。

萨阿达维 到！阿布·卡塞姆大叔。

阿布·卡塞姆 孩子，来帮助小姐们读点材料。

女青年 阁下是知识分子吗？

萨阿达维 我是扫盲夜校毕业生，得过电视文化普及班
的文凭。

女青年 噢，就是他？

萨阿达维 对，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人，他眉开眼笑地出
现在电视荧光屏上，对观众说：先生们，注意，我们把

地产交易放在这一边。政府决议，简单得很，就放在这一格里。股票放在哪儿呢？

女青年 够啦，够啦！

萨阿达维 急什么，我不是问股票放在哪儿吗？

女青年 我知道。

萨阿达维 你知道什么？好吧，在哪里？材料在哪儿？

女青年 就这两张。你的任务就是读一读，不管你是哭着读也好，笑着读也好。

萨阿达维 是，象播音员广播新闻一样地读？

女青年 对。

萨阿达维 好，给我弄一个假发来。

女青年 喂呀，怎么啦，你是男广播员，不是女广播员。

萨阿达维 男女广播员都可以戴假发嘛。

女青年 算了吧，你就这样吧。

萨阿达维 这样行吗？

女青年 行。

萨阿达维 一切都托靠真主了。先生们，女士们，十点钟的新闻由萨阿达维……

赛妮雅 赛妮雅、

伊法特 伊法特来播音。

萨阿达维 我读了。

伊法特 请吧。

萨阿达维 法斯库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位于黑暗之

海的东北，偏北四十九度四。

伊法特 法斯库尼亚共和国联盟的面积大约是：九千八百九十四个十亿，加五千七百八十二个百万，加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二个费丹^①，加十七个基拉特^②，十二个赛赫姆^③，三平方英尺，二平方英寸，外加七平方公分。

萨阿达维 噫呀，以公分为单位来计算！

伊法特 管你奇怪不奇怪，印刷品里就是这么说的。不信，你拉着尺子去量。

赛妮雅 法斯库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以种植西阿叶、西赫、西卜特、西勒木、西伊尔、西乌番^④……而著名。

萨阿达维 噫呀！每种植物都带“西”字！那为什么不叫它法西斯库尼亚呢？

赛妮雅 太不礼貌啦！你应该放尊重些，这是一个友好国家，不能挖苦人家。你别再多嘴多舌了。

伊法特 那里有辽阔的牧场，象谢尔纳和阿斯塔布斯地区。那里有野山羊。

① 费丹是埃及的土地面积单位，等于四十二公亩。

② 基拉特是埃及的土地面积单位，等于二十四分之一费丹。

③ 赛赫姆，意思是一箭之地，这里表示一小块土地的面积。

④ 西阿叶、西赫、西卜特、西勒木、西伊尔、西乌番，都是阿拉伯语音译，意思是：茶叶、苦艾、苜蓿、黑麦、大麦和燕麦。

萨阿达维 对,那里的野山羊是装在水瓶里的。

伊法特 怎么啦!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

萨阿达维 没什么,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请继续吧。

赛妮雅 法斯库尼亚共和国联盟的人口密度是四亿零一万九千五百九十四个人。

萨阿达维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赛妮雅 这里就是这么写的嘛,别叫人讨厌了!(她把纸扔在地上,气得坐在一边)

萨阿达维 算了吧,别生气啦!我们为半个人闹矛盾,就算四分之一吧,你把它包在玻璃纸里,别抓在手里。

伊法特 发生什么事啦?别纠缠这些小问题了。

萨阿达维 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伊法特 这都是一些基本的、必要的知识,是用电子计算机和人造卫星等现代化机器计算出来的。在代表团到来之前,人们应该对它有所了解。

萨阿达维 向真主发誓,这全是骗人的话,是见不得人的,还是把它收起来吧。

伊法特 法斯库尼亚的国旗由三种颜色组成。三分之一是红的,第二个三分之一也是红的,至于最后的三分之一则是……

萨阿达维 让我来说这个。

伊法特 好吧。

萨阿达维 我来告诉你。

伊法特 请吧。

萨阿达维 绿的。

伊法特 错了，你失败了。最后那个三分之一的颜色也是……

萨阿达维 也是什么？

伊法特 红的。

萨阿达维 嗷呀，都是红的，还要分成三部分。

伊法特 孩子，这就显出你的无知了。原来它是七个颜色。

萨阿达维 七个红颜色？

伊法特 六个是红颜色。

萨阿达维 那第七个呢？

伊法特 还是红的。

萨阿达维 我的小姐，对不起，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红色的吗？

赛妮雅 是的，他们有一种动物，叫猴子。

萨阿达维 什么？难道世界上的猴子也都是红色的？我们这里的电视是黑白的。在“动物”这个节目里，猴子出现在荧光屏的时候也是红的吗？

伊法特 请原谅，象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不成任务了。

萨阿达维 我怎么啦？

伊法特 （大声喊）先生，希望你不要打搅我们，妨碍我们

执行任务。

萨阿达维 什么？不是阁下您说起红颜色的吗？

伊法特 阿布·卡塞姆先生！

阿布·卡塞姆 小姐，什么事？

伊法特 请你把这位老兄弄走。真是不象话。

阿布·卡塞姆 怎么啦，萨阿达维？

萨阿达维 没什么，我和他们辩论了一下。

阿布·卡塞姆 孩子，你们辩论什么？

萨阿达维 是很有益处的辩论。

阿布·卡塞姆 真的？

萨阿达维 千真万确，它的颜色也是红的。

伊法特 真不象话，我一说话，他就顶。

阿布·卡塞姆 你是让我来处理他吗？

伊法特 你瞧着办。

阿布·卡塞姆 感谢真主，这件事我完全有权处理。拒

用他，开除他，把他从名册上划掉，我都可以决定。

萨阿达维 这是什么意思，阿布·卡塞姆先生。

阿布·卡塞姆 没有什么，我重造名册的时候，不写上你的名字就行了。

萨阿达维 是成心不写了吗？

阿布·卡塞姆 就算是成心不写吧。

萨阿达维 以后是不是再写上去？

阿布·卡塞姆 干吗以后呢？你会失望的。我说是成心

不写，而你要我再写上，你过来！

萨阿达维 干吗？

阿布·卡塞姆 我叫你过来！

萨阿达维 到哪儿去？

阿布·卡塞姆 没什么，你怕啥？

萨阿达维 你不要我了吧？

阿布·卡塞姆 不，不，真主保佑，我为什么不要你呢。

你呆在这里。

萨阿达维 那我做什么？

阿布·卡塞姆 你什么也不干，就呆在这里。

萨阿达维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阿布·卡塞姆 我的孩子，干吗不要，我为什么不要你呢？你就呆在这儿吧！不要干人家不喜欢的事情，也不要干瞧不起人家的事情。

请吧，小姐。你们干自己的事吧！

伊法特 谢谢。

萨阿达维 谢谢。

伊法特 访问的目的。法斯库尼亚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访

问凯法尔村的目的，实际上分两个方面。首先……

赛妮雅 加强两国人民友好和睦的关系。至于第二个方面，则是有效地参加研究如何提高农业土地灌溉的、最新的科学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尼罗河河水，把池塘灌溉改为常年灌溉。

阿布·赫尔 主啊！他们是来为我们服务的吧？

赛妮雅 当然啦。难道光是来观光观光吗？

萨阿达维 我不需要别人来为我服务。我主张池塘灌溉
法。打倒常年灌溉！

伊法特 怎么？先生，你嚷什么？

萨阿达维 我就是要这样大喊大叫，怎么啦？

伊法特 先生，你是在示威。

萨阿达维 我是说大喊大叫，你说我示威。

阿布·卡塞姆 我发觉你是在聚众集会。

萨阿达维 我就一个人啊！

阿布·卡塞姆 我不是提醒过你吗，一个地方超过了四
个人就是聚众集会。

萨阿达维 就我一个人站在这儿。

阿布·卡塞姆 那，我不是站在你旁边？

萨阿达维 那才两个人啊。

阿布·卡塞姆 再加上这位小姐。

萨阿达维 三个啦。

阿布·卡塞姆 好啦，这样就超过两个了。你来，你也
来，（有两个人向他走过来）这样，我们就成了五个
了。这算不算聚众集会？

萨阿达维 是聚众集会了？

阿布·卡塞姆 已经超过了四个了，对不对？

萨阿达维 是，还可以来四千。

阿布·卡塞姆 怎么？

萨阿达维 加上街上的就有四千。

阿布·卡塞姆 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

萨阿达维 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阿布·卡塞姆先生。

阿布·卡塞姆 要我对你下命令吗？

萨阿达维 下吧，先生。一定服从你。

伊法特 不要紧，阿布·卡塞姆先生。看我的面子，给他一个机会吧！

阿布·卡塞姆 唔，就看你的面子。

伊法特 谢谢你。

阿布·卡塞姆 多好的机会。你还在嘟囔什么？

萨阿达维 我没说什么啊。

阿布·卡塞姆 一句话、一个词都没说？连气都没喘一下吗？

萨阿达维 你说到哪儿去了，我干吗要瞒你？

〔警察局长上。

群众甲 弟兄们，警察局长来了。

阿布·卡塞姆 欢迎，欢迎，三百个欢迎！阁下大驾光临，给我们凯法尔村带来了无上的光荣。

凯威 阿布·卡塞姆先生。谢谢。（检查标语和会场）一切都准备好了？

阿布·卡塞姆 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阁下了。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一直在准备着。

凯威 好,好。提醒欢迎的群众也准备准备。

阿布·卡塞姆 已经布置过了。

凯威 口号发了吗?

阿布·卡塞姆 他们都看了,也背了。按照真主的指示,
代表团一到,他们就会高呼起来。

凯威 横幅为什么这么晚才准备?

阿布·卡塞姆 阁下知道,从开罗来的指示刚到。我们
才弄到布,刚写好。

凯威 花了好多钱吧?

阿布·卡塞姆 花什么钱,象玩儿似的。社会主义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向来是有特殊办法的。

凯威 什么,打折扣吗?

阿布·卡塞姆 什么折扣?

凯威 比方说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的折扣。

阿布·卡塞姆 什么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我们是百
分之九十九点九。

凯威 就是说没花钱?

阿布·卡塞姆 先生,我希望你不要为这些细小的事情
而伤脑筋,你是负责人。我们是按规定办事的。

凯威 尊敬的先生,我早就指示过你。指示很明确,不能
强迫,不能抢夺,也不能威胁,绝不允许从任何公民
手里白拿东西。

阿布·卡塞姆 真主不允许我们强制和压迫任何公民。

他们自觉自愿地、踊跃地响应书记处的号召。我们能对他们说“不”吗？

凯威 阿布·卡塞姆先生。（唔了一声，表示理解）

阿布·卡塞姆 先生阁下，人是属于真主的。凯法尔这地方的金库里连一分钱也没有。盟员不理睬缴纳会费的事，我等了八年了。钱从哪儿来呢？

凯威 募捐嘛！

阿布·卡塞姆 事务部一再推脱和干涉，这个年度的捐款也没有完成。

凯威 那就要求支援吧。

阿布·卡塞姆 等支援？那时代表团早已来过，而且走了。我们到哪儿去弄布去？

凯威 当然从布商那里去弄。

阿布·卡塞姆 阁下，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个基层组织。这些外国佬，他们是骗子手，是投机分子，是刽子手，是剥削人的资本家。

凯威 照你这么说不，连在布上写标语的人也是资本家、剥削人的罗？

阿布·卡塞姆 请你相信真主，法斯库尼亚代表团名声好，路子正，真主保佑它前途远大。

凯威 怎么啦？

阿布·卡塞姆 我在警察局突然看到书法家比佑米，我问他，你好吗？

凯威 他告诉你好吗？

阿布·卡塞姆 不，不好。他因为打了人被拘留在警察局等待审讯。

凯威 在我们警察局？

阿布·卡塞姆 他打了一个人，把人家的头打伤了六处。起诉书马上就要送到法院。我，阿布·卡塞姆，凭着自己这点名声和地位，无论怎么说总得给他调解调解。

凯威 这个案件撤消了，比佑米就能给你们写标语了？

阿布·卡塞姆 是的，他是很乐意来写的。被打的人也想开了，他主动去吻了比佑米的头，向他道了歉。

凯威 比佑米呢？

阿布·卡塞姆 也就算了。

凯威 他也心甘情愿吗？

阿布·卡塞姆 这是您的光荣。看您的面子，他也不计较了。

凯威 阿布·卡塞姆，我真佩服你。

阿布·卡塞姆 先生，这是我为公共利益、为法斯库尼亚代表团应该做的。

凯威 那好，让我看一下代表团的参观程序。

阿布·卡塞姆 阁下请吧。这是最初的指示。说还有一个详细的附件，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凯威 代表团马上就要到了。

阿布·卡塞姆 可指示还没有送到。

凯威 (拿起文件读) 某某、某某,代表团里还有女的?!

阿布·卡塞姆 是的,是个混合代表团,男女都有。

凯威 (继续读) 在凯法尔萨拉姆要会见妇女组织,你们
这儿有妇女组织吗?

阿布·卡塞姆 事实上没有,但是我们可以设法找到。

凯威 怎么找呢?

阿布·卡塞姆 我们组织一个。让几个妇女坐在一边,
打着一条横幅,上面写上妇女组织的名称,不就成了
吗? 这就是标语。(拿标语给凯威看) 叫她们马上来,
萨阿达维!

萨阿达维 大叔,我已经解职啦!

阿布·卡塞姆 回来就是了。去干你的事吧!

萨阿达维 我是玩具吗? 叫站就站,叫坐就坐。

阿布·卡塞姆 起来就得了! 你认识拉伊法太太吗?

萨阿达维 你叫我认识我就认识吧。

阿布·卡塞姆 你快去,想法子叫她自觉自愿地来,萨阿
达维。

萨阿达维 我们这里干什么事都是自愿的,阿布·卡塞
姆大叔。

阿布·卡塞姆 我们这里可没有专横、强迫的事,绝不能
滥用职权。

凯威 请原谅我动感情,在凯法尔,我可要强迫一下。

阿布·卡塞姆 先生，一切都听您的。您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该休息就去休息吧。

〔局长下。〕

我的弟兄！妇女组织一定要搞起来。什么参观程序？什么妇女组织？我们这儿哪有合适的妇女可以组织起来？

阿布·赫尔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妇女都怕羞吗？

阿布·卡塞姆 我们把拉伊法叫来，算上一个。除了她还有谁？你老婆行吗？

阿布·赫尔 真主保佑。

阿布·卡塞姆 我老婆又粗又肥，见不得人。我们从谢瓦拉大街找几个女人来吧！

阿布·赫尔 上哪儿去找？拉伊法，再加上两个新闻记者。让这些人都坐在那个角落里，就这样凑合一下。

阿布·卡塞姆 这想法很妙，让她们先坐下等拉伊法来。

阿布·赫尔 （喊）新闻界的、通讯社的小姐们！

伊法特
赛妮雅 喂，什么事？

阿布·赫尔 请到这里休息一会儿。

伊法特 为什么？

阿布·赫尔 不为什么。

阿布·卡塞姆 那就休息休息吧！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光明。我们凯法尔萨拉姆村还从来没见过你们这么地

道的外地人。

伊法特（撒娇）你真不害臊。并不是这样。

阿布·卡塞姆 那怎么的？

〔萨阿达维拉着拉伊法上。〕

拉伊法 别这样，你手忙脚乱地急什么？

萨阿达维 有要紧事，拉伊法。法斯库尼亚代表团马上就到了。

拉伊法 法斯库尼亚是什么？真是遭灾！听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个什么玩意儿。

萨阿达维 可不能这么说，这是个友好代表团。

拉伊法 友好？我见得多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尽伤我的脑筋。保加利亚代表团拿走了我一只公鸭。

萨阿达维 不是你愿意的吗？

拉伊法 都是阿布·卡塞姆搞的。

萨阿达维 他们满意就行了。

拉伊法 罗马尼亚代表团来了，又刺痛了我，要走了我三块钱。

萨阿达维 主要的是他们满意了。

拉伊法 俄国马戏团又来了。

萨阿达维 你还要说些什么呢？马戏团带来了一群畜牲来演出，我们去观看，去捧场，还是与此相反？

拉伊法 一张票一镑^①钱，好贵呀！我真糊涂，为了看一

^① 镑，指埃及镑，下同。

看俄国来的这些畜牲化了整整一镑。

萨阿达维 这是俄国的马戏团。我们欣赏的畜牲是专门从俄国来的。这是个友好国家，我们应该捧场。

拉伊法 要心甘情愿才行。

萨阿达维 你想开一点吧！要叫每个人都自愿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捐款，连半张票也没人买。

拉伊法 萨阿达维，我是代表团的佣人，也是派遣代表团的那些友好国家的佣人。这种事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呢？每次代表团来了都要刺痛我，要我自愿捐款。

阿布·卡塞姆 你在说什么，你反对吗？

拉伊法 阿布·卡塞姆，我用一只鞋子把嘴堵上，我不反对。我直爽地说，我要找一个人谈谈。

阿布·卡塞姆 现在是时候吗？

拉伊法 那什么时间才是时候？我什么时候谈，跟谁谈？

阿布·卡塞姆 请你跟我谈吧。

拉伊法 法斯库尼亚代表团是怎么回事？

阿布·卡塞姆 这是一个友好代表团。

拉伊法 谁的朋友？

阿布·卡塞姆 我们的朋友。

拉伊法 可我从来就不认识他们。我们面对面地走来走去，从没见他们的一个人向我问一个早安。

阿布·卡塞姆 太太，他们不是你个人的朋友。

拉伊法 那是谁的朋友？

阿布·卡塞姆 国家的朋友。他们在安理会、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我们。当强大的力量欺压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使用否决权，懂吗？

拉伊法 我真不懂你说些什么。

阿布·卡塞姆 我再说一遍，这些人在重大问题上站在我们一边。

拉伊法 什么问题？

阿布·卡塞姆 中东问题。

拉伊法 这是控诉谁呢？

阿布·卡塞姆 真该死，我给你谈谈国际政治问题的症结和世界两个集团之间的国际斗争和纠纷吧！你呀，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

拉伊法 好吧，最好用我听得懂的话来讲……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鸭子嘛，从保加利亚代表团来了以后我就发誓，我家什么鸭子也不养了。钱嘛，你们知道，我和瓦杜德还要靠人接济哩！

阿布·卡塞姆 你们并不是没有活儿干呀。

拉伊法 什么？没活儿干？瞎胡扯。我和瓦杜德的手艺，全村没有一个人会。

阿布·卡塞姆 少罗嗦吧！跟你男人要只羊羔来！

拉伊法 您说一只公羊就得了，何必说羊羔呢。

阿布·卡塞姆 甭管公羊或羊羔了，你牵只羊来就行了。你们家是以饲养羊为生的。

拉伊法 就拿俄国马戏团来说吧，他们来了三十个彪形大汉，玩了一会畜牲，一张票就要了一镑钱。

阿布·卡塞姆 唉呀！这是艺术。马戏这玩意儿也是艺术，就象戏剧、电影、民间艺术一样。

拉伊法 耍羊就不是艺术？就算不是吧，先生，那我们就换一下，给你们喂养狮子吧！

阿布·卡塞姆 得了，你现在就拿着这个标语牌坐在这个角落里。

拉伊法 我拿它干吗？

阿布·卡塞姆 代表团一到，就知道你是妇女组织的代表。

拉伊法 可我并不在组织呀！

阿布·卡塞姆 你要明白，这个代表团是法斯库尼亚的。他们说法斯库尼亚话。咱们是阿拉伯人。他们不懂阿拉伯话，咱们也不懂法斯库尼亚话。他们要问他们的翻译，牌上写的是什麼。翻译就会告诉他们这是个妇女组织。代表们回国后就会说：“我们在凯法尔萨拉姆会见了一个妇女组织的代表”……就这样！

拉伊法 我们又得要招待他们了，真是胡来！

萨阿达维 他们吃他们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拉伊法 听着，你留点神，我可没有鸭子了。我们家可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了。没有鸭子，没有鹅，连嘎嘎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阿布·卡塞姆 坐在一边吧，别再多嘴多舌了。

拉伊法 得！我就坐着。

〔警察局长上。

凯威 喂，代表团来了，都准备好了吗？

阿布·卡塞姆 都准备好了。

凯威 指示的附件还没到，大概也没什么重要事儿了。

阿布·卡塞姆 咱们可怎么办呢？附件已经到了，但还在邮局里。

凯威 我现在干什么呢？

阿布·卡塞姆 不麻烦您，全靠主吧，我来接待代表团。

〔警察局长下。阿布·卡塞姆把农民都叫过来，象个乐队指挥似的站在他们前面。

小伙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众人 准备好了。

阿布·卡塞姆 你们都有纸吧？口号要喊上一百次。每个口号喊两次，接着就鼓掌。阿布·赫尔，你来干吧！

阿布·赫尔 好！

阿布·卡塞姆 咱们这次鼓掌不能乱了套，要象对扎玛里克足球队^①那样地鼓法。

阿布·赫尔 阿布·卡塞姆大叔，您别耽心，我们两下两下地拍。

① 扎玛里克足球队是埃及著名的足球队。

阿布·卡塞姆 对,对劲儿,但愿今天就这样平平安安地

顺利地过去吧!代表团来了!一个,两个……

[开始呼口号,每个口号重复两次,众人跟着呼口号。

法斯库尼亚代表团万岁!

友好人民万岁!

法斯库尼亚,我们为你献身!

你们的亲人是谁?法斯库尼亚!

你们喜欢谁?法斯库尼亚!

你们因为谁自豪?法斯库尼亚!

你们拥护谁?法斯库尼亚!

[警察局长上。

阿布·赫尔 扎玛里克,扎玛里克!

拉伊法 艾赫里,艾赫里^①,好啊!

阿布·卡塞姆 我说,太太,你是怎么搞的?

拉伊法 他为扎玛里克足球队鼓劲儿,我就为艾赫里足球队鼓劲儿。

凯威 这是艾赫里跟扎玛里克赛球吗?真不害臊。

夏赫特 打倒帝国主义,民主运动万岁!

凯威 闭上你的嘴!

法斯库尼亚代表团万岁!

① 即艾赫里足球队,是埃及的另一个著名足球队。

民主人民万岁！

民主人民万岁！

拉伊法 每次来代表团都说这些话，可我就不懂这些话的意思。

萨阿达维 说实话，我也不懂。

〔幕后传来：代表团万岁！代表团万岁！代表团万岁！

拉伊法 那哈斯帕夏万岁！

凯威 这是喊的什么啊？真该死！

拉伊法 我错了吗？我们从来就是一喊代表团万岁，跟着就喊那哈斯帕夏万岁。①

凯威 你在给代表团抹黑！住口吧！

拉伊法 那么说，错了？

凯威 嗯，错了。

拉伊法 主啊，我不开口了，也不回答了。（手托着腮坐在角落里）

阿布·卡塞姆 鼓掌，一、二！

〔大家鼓掌。

拉伊法 （看着阿布·赫尔，对凯威）这样你就满意了吧

① “代表团”一词的阿拉伯语为“华夫脱”。“华夫脱党”是过去埃及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组织代表团，到伦敦和英国进行独立谈判，后来以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为骨干，组成这个政党，故称“华夫脱党”。那哈斯是该党领袖。帕夏是称号。本剧取名“代表团万岁”语意双关，讽刺苏修。

(鼓掌)

凯威 你还想怎么样?

拉伊法 给扎玛里克足球队鼓掌!主呀,就不给艾赫里足球队鼓掌。

凯威 该死的,真是在代表团面前丢我们的丑。

拉伊法 他们知道什么?他们个个都象个大箩筐似的在那儿傻坐着。

凯威 现在……哎,哪位老兄是翻译?翻译!代表团的翻译请出来!

[他看着代表团,代表们也都呆头呆脑地看着他焦急地寻找翻译,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凯威 哎!他们没有带翻译就来了,怎么跟他们说话呢?

邮递员 (气喘吁吁地上)警察局长阁下!

凯威 有什么事?

邮递员 急件!(把急件递给凯威,凯威急忙翻看)哎!

阿布·卡塞姆先生,噢,您在这儿,……我整整找了您两天。

阿布·卡塞姆 什么好事儿?

邮递员 重要的紧急密件,开罗书记处给您的。

阿布·卡塞姆 重要的紧急密件,可你却把它压了两天。

邮递员 有什么机密?

阿布·卡塞姆 主啊,机密已经暴露了。

邮递员 怎么啦?

阿布·卡塞姆 压了两天！你这个混蛋！

邮递员 急什么？真主并不急。

阿布·卡塞姆 凯威先生，有好消息吗？

凯威 翻译从达曼胡尔^①寄来这个急件，他说：“柴油机车发生延长，我从庄园途径来，……瞪瞪^②我……”。

乱七八糟地说些什么？是不是说柴油机车发生故障，他从农村旱道来，让等等他？

萨阿达维 这是电报局按照他的原电稿凑起来的。

阿布·卡塞姆 等会儿我们可怎么跟这些又聋又哑的人们谈话呢？

凯威 翻译跟我们说过柴油机车发生故障了，我们有什么法子？只有告诉他们等翻译来了再说。

阿布·卡塞姆 （对邮递员）你走吧！真主不会赐你幸福。

邮递员 真主！为什么呢？

阿布·卡塞姆 书记处的挂号指示非常紧急，非常重要。走吧！你这个该死的。

邮递员 好罢，没关系。要是别人碰到地址不清楚的信

① 达曼胡尔是埃及亚历山大港东南部的一个省会，位于开罗—亚历山大的铁路上。

② 翻译把“农村旱道”译为“庄园途径”，“发生故障”译为“发生延长”，“等等我”译为“瞪瞪我”……等。音错、词错、义错、动词变位错、阴阳性错、单复数错，每一个字都错，借以讽刺苏修译员对阿拉伯语一窍不通。剧本中讽刺翻译错译的地方很多，汉译很难表达，只能根据可能，适当译出。后面除少数外，不再一一注释。

件，早就给退回开罗了。

阿布·卡塞姆 什么不清楚！

〔邮递员下。

凯威 阿布·卡塞姆，让我看看。（把信拿过来，打开，看里面的内容）弟兄们，咱们这儿有人会唱歌吗？翻译没有来，咱们想法儿让他们娱乐娱乐吧。

群众甲 给他们唱支阿卜杜·哈里姆^①的歌曲吧。

凯威 唱什么呢？

群众甲 唱支“沙果，沙威亚，沙加”的歌曲吧。

凯威 该死的家伙，一边儿坐着去吧！

群众乙 管他哩！我给他们说个笑话吧。

阿布·卡塞姆 你这个笨蛋，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们不懂阿拉伯话，他们怎么能听懂笑话呢？

群众乙 要是讲一点关于他们的事儿，他们总能懂吧？

阿布·卡塞姆 哎！坐到一边去吧！

拉伊法 你们派人去把瓦杜德找来，让他把穆斯亚德^②弄来给他们开开心吧。

凯威 穆斯亚德是谁？是你儿子？

拉伊法 不是。您这位有身份的人，怎么会不知道？阿布·卡塞姆，你告诉他。

阿布·卡塞姆 得了，别不要脸了。

① 阿卜杜·哈里姆是埃及著名歌唱家。

② 穆斯亚德，阿拉伯语译音，是拉伊法的羊羔的名字，意思是福星。

拉伊法 喂，曼苏尔！

曼苏尔 喂，大姨。

拉伊法 我的孩子，你快去把瓦杜德叫来！

曼苏尔 是，马上去，大姨。（急下）

凯威 弟兄们，依我说呀，咱们随便唱一支咱们熟悉的歌儿，再加上手势，让他们开开心，等翻译来了再说。

阿布·赫尔 就这样吧！那我们唱个什么呢？

凯威 随便唱一个吧！

阿布·赫尔 我们谁都不记得词儿呀。

阿布·卡塞姆 笨蛋，唱什么都行。他们不懂阿拉伯话，也不懂我们唱些什么。

萨阿达维 弟兄们，一切都会顺利的，全靠真主了。

凯威 那你说唱什么？

萨阿达维 随便唱吧，比如“沙哈，达哈，安姆布”^①。

凯威 行，就这样吧。

萨阿达维 先生，托靠主吧！弟兄们，既然他们什么都不懂，那好吧，先生，你也来，一、二！（他模仿乐队指挥的动作）

〔大家一齐唱，凯威也和着他们的节奏。唱完后，代表团鼓掌，然后代表们用人们听不懂的话也唱起歌来。众人议论纷纷。〕

① 相当于汉语“哼哼哈哈，哩哩啦啦”等一类的词语，有音无义。

群众甲 他们唱些什么？

萨阿达维 用法斯库尼亚话唱的沙哈，达哈，安姆布。

〔代表们唱完歌，自己为自己鼓掌。

群众乙 你们看，你们看！这些人洋洋自得，自我欣赏，
自己唱歌儿，自己给自己拍巴掌。

群众丙 这些人，自唱自拍。有啥好拍的？真是厚脸皮！

拉伊法 说得对！活象一个小孩跟着别人咿咿啊啊地乱
唱，还挺得意。

〔旧汽车喇叭声传来，一些人朝着声音的方向跑去。

群众甲 是翻译来了吧？

阿布·卡塞姆 你一边坐着吧，……通讯社的小姐们坐
在这儿。她们的任务就是这样来欢迎。（手指那些
小姐）请吧。

〔翻译上，他的衣服上沾着泥巴，边卷着裤腿，边狼
狈地走着。

拉伊法 倒霉的日子！这个人滚了一身泥，也没在池子
里洗洗。

翻译 各位先生大家们，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跌在我身
上。嗯，……我由庄园途径来，哎，船反到沟渠里了。

萨阿达维 真不好，他跌到沟里了。

拉伊法 他是坐船来的？

阿布·卡塞姆 你呀！你这个蠢东西，翻译说的船就是
汽车。

拉伊法 哎啊，在他们那里把汽车叫做船。

翻译 我希望你们弟兄人，多多迎接我这个狼狈笑话相的歉意。

群众甲 喂，求真主保佑你吧，感谢万能的真主。

拉伊法 他说些什么？

阿布·卡塞姆 他说他狼狈笑话相。

拉伊法 什么？

阿布·卡塞姆 他说他的样子可笑。

拉伊法 真象一个小孩玩的木偶。

翻译 （用俄语说了一句人们听不懂的话）

代表团 哈拉烧！哈拉烧！（俄语，好！好！）

代表团团员之一 哈拉烧！

群众甲 他们说什么？

拉伊法 “哈拉烧”还需要翻译吗？你这个蠢驴，他们放的屁都是哈拉烧，哈拉烧。

翻译 代表团团员，先生们大家说……

群众甲 妙极了！

阿布·赫尔 是啊！他把所有的复数都用错了。

翻译 他们对你们这种间断地瞧着的、热劲的怀见，感到十分幸福们。

凯威 弟兄们！要不要给他找个翻译？

伊法特 先生，请原谅，象他这样的东方学家的话本来就是如此。

拉伊法 可是我听不懂呀！

萨阿达维 我们就听懂了吗？还不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

伊法特 没关系，他们讲法斯库尼亚语，他阁下把它翻成他们的阿拉伯语，然后，我再把它翻成我们的阿拉伯语。

拉伊法 主啊！何必这么多费口舌呢？……过去冷酷的英国人占领埃及的时候，我们凯法尔没有翻译，但是人们也能同他们讲外语，比如：早安，你付小费，约翰，……就这样大家也都懂了。

伊法特 就是嘛！当法国人占领埃及的时候，他们带来了许多学者，他们跟老百姓混在一起。我们知道老百姓是很聪明的，一两天就懂法语了，而且也能说。甚至那些宗教界人士也学习法语，还可以跟拿破仑谈判。英国人也一样，他们占领埃及后，搞了一个英文教育大纲，当时人民也赞成，因为同殖民主义者斗争的唯一方法就是：你懂了他的语言，你就可以向他发表你的意见了。至于我们亲爱的法斯库尼亚朋友……

拉伊法 “亲爱的”？……他们的话我们还不不懂，哪儿来的“亲爱的”？

阿布·卡塞姆 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学习法斯库尼亚语呢？

拉伊法 那他们为什么不学习阿拉伯语呢?

翻译 那位女士叽哩咕噜些什么?

拉伊法 老兄!我叽哩咕噜的就是,你既然会讲阿拉伯语,就请跟我讲吧!

翻译 你讲的是没有抄本的流利的^①、最现代的阿拉伯语。

拉伊法 “没有抄本的”?!去你妈的吧!

翻译 她对我的话盲然^②吗?

凯威 的确,她对你的话很满意。(转对拉伊法)太太,你去一边吧!别给我们找麻烦了。

拉伊法 该死的!

翻译 (写)“该死的”的意思就是我“盲然”。

阿布·卡塞姆 乱七八糟,真是世界的不幸!

拉伊法 真是乱弹琴!

翻译 (自问)她说的意思是……?

阿布·卡塞姆 她说的意思是……(回头看拉伊法)我现在该跟他怎么说呢?

拉伊法 说什么都行。

阿布·卡塞姆 “乱弹琴”就是“请讲下去”。

翻译 好吧!(写)乱弹琴。朋友大家们,那么就让我乱弹琴吧!

① 翻译把“无比地流利的”错说成“没有抄本的流利的”。

② 翻译把“满意”错说成“盲然”。

阿布·卡塞姆 妙极了！……这一下你可说对了。

拉伊法 让他罗嗦下去吧！

翻译 （吃惊地）“让他罗嗦下去”……意思是……？

阿布·卡塞姆 你想到哪里去了？算啦，你别管它是什么意思了。

翻译 今天这位女士看来已达到字典的高级阶段^①。

阿布·卡塞姆 不象你想象的那么高级吧？（转对拉伊法）太太，你安静安静吧！

拉伊法 要我安静？是我吵闹啦？主啊，他们还要在这里呆两天，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在无理取闹。

翻译 谢谢。

拉伊法 太早了点吧。

凯威 阿布·卡塞姆！

阿布·卡塞姆 唉，先生！

凯威 老兄，你来念念代表团的讲话稿吧！但愿今天能够平平安安地过去。

〔阿布·卡塞姆站起来读。

阿布·卡塞姆 女士们、先生们、客人先生大家阁下们！

众人 主啊！

拉伊法 够啦！要是阿卜杜·瓦杜德把穆斯亚德带来不是比这些废话更有趣吗？啊！他来了。

① 翻译把“用词很高级”错说成“……达到字典的高级阶段”。

〔曼苏尔和瓦杜德上。

曼苏尔 进去吧！瓦杜德大叔，进去吧！

拉伊法 他的风度倒不错……你是来给我们讲演的吗？

〔阿卜杜·瓦杜德手牵一只羊羔，慢慢上。

瓦杜德 快点走吧！当心点，穆斯亚德！我又要为你担忧了。

拉伊法 瓦杜德，你也上劲儿啦？

瓦杜德 老婆子，安静点。要是穆斯亚德没这个心思，那怎么欢迎代表团哪？

凯威 这是什么，你这个人呀！

瓦杜德 先生，这……这就是穆斯亚德。

凯威 什么穆斯亚德，啊，羊羔！带羊羔干什么？你把它带来参加欢迎代表团的仪式？

瓦杜德 这不是羊羔，先生，您太过奖了。这是公山羊。

凯威 什么？这样尊贵的、法斯库尼亚友好代表团远道而来，就是为了让公山羊来欢迎他们的吗？

拉伊法 瓦杜德，别叫它公山羊，局长大人通不过，还是叫它羊羔吧。

瓦杜德 为什么？……凯威先生！你是喜欢我们把它说成兔子？

拉伊法 别这样，那就叫它羊杂碎吧！

瓦杜德 去你的，把它叫做蚂蚁吧！

凯威 先生，可以把它牵到外面去吗？

瓦杜德 把它弄到什么地方去？我相信它不会同意，也不会接受，更不会满意的。它就是来这里的。

拉伊法 你在想什么？——这是穆斯亚德。瓦杜德，你让它表演一下吧，让凯威先生拿主意吧。

凯威 表演什么？杂技吗？

瓦杜德 什么杂技？对不起，这不是杂技，这是工作啊，先生，工作！

凯威 这是什么工作？我一点也不理解。

瓦杜德 我跟你说明什么呢？对不起，我没法让你理解。

拉伊法 瓦杜德，等一等，让我来使他理解。过去，羊表演一次就能挣半镑钱，这也就是它一天的工作。

凯威 好了，好了！

拉伊法 好就好吧。

瓦杜德 旁边还有一只母山羊哩，先生。

凯威 什么？

瓦杜德 我跟你说明，先生，过去我们曾经用母山羊招待过你一次。

拉伊法 招待过两次！先生。

凯威 别讲这些了，我就是要山羊羔。

瓦杜德 啊哟，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一只就能顶解放省的四只。

拉伊法 岂只四只？你说得太少了点儿。把母山羊拉过来！没有别的，就是这一只。

凯威 太太！真不害臊！法斯库尼亚友好代表团就在你面前，你怎么尽跟我谈论母山羊。

拉伊法 先生，他们难道能听懂我们说的是些什么吗？

凯威 你的比划，你的动作，难道还需要翻译吗？

翻译 尊命的警察长先生，肥大的法斯库尼亚代表团已经注意到这种看来象捕捉到的松鼠一样的奇怪的动物的存在，它的目标是要表演杂技。先生，是否能允许它开始表演呢？

凯威 你也让它表演？表演什么呢？

阿布·卡塞姆 就象这个样子在客人面前表演？

翻译 法斯库尼亚代表团非常渴望这种有趣的表演。

凯威 你高兴吗？我的贫嘴的太太。

拉伊法 让他们看吧！这样我很高兴哩。

凯威 太太，你别丢人了。

瓦杜德 拉伊法，你住口吧，看来他觉得穆斯亚德羊羔表演一次要半镑钱多了些。我们可以减少点嘛。喂，这样你是不是就高兴了？凯威先生。但是，请不要太着急。

凯威 你这个缺德的老太婆，我高兴什么？代表团要是了解我们讲的什么，他们一定会退场的，还可能引起外交危机。

拉伊法 我来说件事吧。在英国军队占领的时候，我带了穆斯亚德一块儿到了英国军队的兵营里。

凯威 在世界大战的日子里，它居然平安无事？

拉伊法 不是这一只，不，是它的祖父，是老穆斯亚德。

瓦杜德 第一代穆斯亚德。

拉伊法 真主保佑。当时的日子非常好过。瓦杜德在地方部队服役，穆斯亚德在英国部队服役，瓦杜德一个月才拿两镑六十五个皮阿斯特，而穆斯亚德一天就可以拿八镑。

凯威 英国军队看它表演？

拉伊法 他们已经滚蛋了，你不知道吗？穆斯亚德，起来表演吧。狗崽子，吃红辣椒的！我能再说些什么呢？就这样让代表团高兴吧！是这样吗？凯威先生？

凯威 老太婆，你真不害臊，你应该知道这是法斯库尼亚代表团。

拉伊法 照你说，他们是不想看了？

凯威 这些人是一回事，英国人是另一回事。

瓦杜德 真主！英国人还比较有趣些。

凯威 等一等，把你的羊羔留在这里。我们再设法解决你们制造的纠纷。

翻译 法斯库尼亚代表团请示表演是否彻底整顿的啦？

凯威 老兄，你又说什么？你能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吗？

翻译 我是请示那位动物是不是整顿完毕要表演了。

凯威 我的先生，这个动物还没有准备好！发生了技术上的故障。

瓦杜德 没有故障,没有,你别跟他兜圈子啦!你再兜下去就要给你面前的穆斯亚德脸上抹黑了。(拨弄羊羔,口中祈祷真主)

凯威 你知道,我向你发过誓的。要是你跟你的老太婆再不放规矩点,我就把你的丑事全公布出来。你懂吗?

瓦杜德 啊哟!这么深的仇呀!

凯威 你坐下!

瓦杜德 怎么啦?请不要发脾气嘛!……穆斯亚德,没关系,你不要担心情况会不会变化,出国签证会不会领到。明天我要带你到欧洲去,让那些外国人排着队观看你,就象观看图坦卡蒙^①法老一样。

凯威 弟兄们,我们光顾吵嘴,忘了给你们宣读参观访问的详细计划啦!你们知道,这个计划在开罗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按计划全部执行。

拉伊法 全部执行?

凯威 对!

拉伊法 好吧。

凯威 小姐,请给他们读一下计划吧!

① 图坦卡蒙(公元前1358年—公元前1348年)是埃及古代王朝的一个法老。1922年在埃及底比斯发现其陵墓。墓中藏有金棺、法老本人的木乃伊,以及大批艺术珍品,在西方引起轰动。此处指参观图坦卡蒙的木乃伊。

伊法特 欢迎法斯库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注意事
项：

准备工作，首先要有人民群众参加。

众人 啊！

赛妮雅（念）我们过去闭关自守，故步自封。要在一切
重要领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非常需要有一种与友
好人民保持直接的和经常的接触的环境。这就要求
人民来参加并结束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我讲清楚
了吧？

众人 清楚了。

拉伊法 我们让穆斯亚德跳跳舞，那不更有趣吗？

凯威 住嘴！太太。

拉伊法 老兄，我不讲了。

伊法特（念）亲爱的法斯库尼亚代表团无疑将受到全体
人民、官方和民间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和充分的重视。
因为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以他们相互之间怀有的友爱
和情谊来衡量的。

瓦杜德 这一点明白了。

拉伊法 这话过去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凯威 你还要说下去吗？

拉伊法 有机会再说吧。

瓦杜德 没关系，这里没你的机会。假如你和我去巴西
的话，你的机会就多得多。

赛妮雅 详细计划如下：

如前指示所说，给予法斯库尼亚代表团热烈的民间接待。

阿布·卡塞姆 这些我们已经做了。

凯威 感谢真主，尽管我们没有看到指示，我们却已经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阿布·卡塞姆 凯威先生，你不怕难为情吗？这么说你成了先知先觉了。

凯威 小姐，请把它读完！

伊法特 欢迎标语应该张贴和悬挂在醒目的地方，其中要有用法斯库尼亚文字写的欢迎标语。

凯威 什么？我们怎么会懂法斯库尼亚文呢？

伊法特 别急！先生，下面有附件，里面附有三条法斯库尼亚文的口号。我们只要照葫芦画瓢，画下来就行了。

凯威 小姐，让我看看。嗯……。让释放出来的书法家比佑米写吧！

阿布·卡塞姆 唉！都这时候了，这些标语还没写！

凯威 先生，还得把书法家比佑米再弄到警察局重新审查他的案件。然后派一个人马上把他叫来写标语……嗯！事情可得处理得好些。

阿布·卡塞姆 请放心，凯威先生，人一定会弄来的，事情会办好的。

凯威 还有什么？

赛妮雅 要作一篇欢迎代表团的恰当的讲话，讲话要充满热情。

凯威 还要用法斯库尼亚语吗？

伊法特 不，不，先生，当然用阿拉伯语。讲话稿附在这里，念的时候不要离开原稿。

凯威 好，他们都安排好了，……不过，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们这些呢？

阿布·卡塞姆 真主，还不是那个邮递员！

凯威 小姐，我们还应该干什么？说吧！

赛妮雅 拜谒无名战士墓。

凯威 什么！我们有许多烈士献出了自己的鲜血，但是，很遗憾，我们从来没想到过给他们修一座无名战士墓。

阿布·卡塞姆 这有什么，有了错就改嘛。萨阿达维，孩子！

萨阿达维 是，阿布·卡塞姆大叔。

阿布·卡塞姆 快，孩子，你知道阿卜·沙姆的墓吗？

萨阿达维 嗯，知道。

阿布·卡塞姆 你去用粉笔写上——“这是无名战士墓”。

凯威 噢……可是，阿卜·沙姆不是兵呀！

阿布·卡塞姆 嗯……他是消防队员。

凯威 嗯……但是……

阿布·卡塞姆 但是什么？消防队员在阿拉伯语里就是兵。他们知道吗？当然不知道。好了，萨阿达维，这就是无名战士墓了。

萨阿达维 是，阿布·卡塞姆大叔。

阿布·卡塞姆 用正楷体写，孩子。

萨阿达维 让真主安排吧，阿布·卡塞姆大叔。反正他们也不认识什么是草书，什么是楷书……这样就行了。

拉伊法 瓦杜德！

瓦杜德 哎……。

拉伊法 起来，放羊去吧，真主会保佑它的。

瓦杜德 算了，今天代表团来了，放它一天假吧。

拉伊法 你这个家伙，起来！你让它睡觉吗？

瓦杜德 怎么啦？明天让它出去不行吗？

凯威 主啊，够了！你们这两个人……

拉伊法 啊……我们是谈工作……我向你发誓，我们有工作。

凯威 说下去，伊法特小姐，嗯，无名战士墓之后是什么？

伊法特 晚宴……这很清楚，代表团要吃饭，让村里主要负责人出面来宴请。

阿布·卡塞姆 啊，什么？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

赛妮雅 也就是，为了这个光荣的任务，人人都要各尽所

能。

阿布·卡塞姆 你再说下去。

赛妮雅 这很明白，宴会应该具有本地风味，最好是加调味的麦片粥和整只牲口——绵羊或者是山羊羔。

拉伊法 你说什么？

赛妮雅 或者是山羊羔。

拉伊法 不，不，不要“或者是山羊羔”，把这一句去掉吧！……或者是瓦杜德……

阿布·卡塞姆 这个娘儿们！……他们说了“或者是拉伊法”……或者是……

拉伊法 我不知道他说“或者”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忘了公鸭？走吧，老伙计。

瓦杜德 快，我的穆斯亚德，我们到电车大街去。起来吧，只要他们还有“或者……”我们就走吧。

凯威 坐下！……喂，你到哪儿去？

瓦杜德 不，没什么……我该做晚祷了。

凯威 坐在这儿，别走！

拉伊法 不走干吗？他又没事儿。这儿是穆斯亚德，如果他没事，就不用坐在这儿。你想干什么？打穆斯亚德羊羔的主意？它是公家的吗？

阿布·卡塞姆 上面的指示很明白，代表团要吃晚饭。

拉伊法 吃我的穆斯亚德？

凯威 喂，你听着！上面指示很清楚，“或者是绵羊或者

是山羊羔。”

瓦杜德 啊……你是不放心这个“或者”呀？他们说过

“或者是穆斯亚德”了吗？

凯威 不，他们是没说。但是你的穆斯亚德也是山羊羔，

和所有的山羊羔一样。

瓦杜德 对了，这是你看见的。

凯威 别吵了，你这家伙！

瓦杜德 主啊……这只羊是受过训练来给人表演的，不

是来给人吃的，先生。

凯威 实在没有绵羊的话，我们只好要你的穆斯亚德了。

拉伊法 哎、哎……要它干什么用？

凯威 给代表团吃。

拉伊法 为什么？

阿布·卡塞姆 书记处是这样指示的。

拉伊法 这个书记处专门压制我拉伊法……我养了鸭

子，他们要鸭子，我养了羊羔，他们又要羊羔。怎么？

好象凯法尔村除了我再没有别人了？

凯威 喂，阿布·卡塞姆，你有绵羊吗？

阿布·卡塞姆 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家里除了狗以外，

什么动物都没有。上面指示要狗吗？

伊法特 没有。

阿布·卡塞姆 假如他们要狗，我家就在前面，派人去抓

吧，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吃一顿吧！

凯威 萨阿达维！

萨阿达维 我家里除了我老婆以外，什么牲口都没有。

上面要的话，你们就把她弄来吧！

凯威 阿布·赫尔！

阿布·赫尔 真主保佑，我没什么话可说。两年前我养了一对鸽子，后来支援前线了。

凯威 弟兄们谁有？

众人 没有，先生，向真主起誓，没有山羊羔。养它干什么，有什么用？

·拉伊法 什么山羊羔，（扑向阿布·赫尔，掐他的脖子）你骗我，你这个骗子！

阿布·赫尔 别这样，撒手！

拉伊法 你不是也有一只小羊羔吗？

阿布·赫尔 在哪儿……在哪儿？

拉伊法 你家里要是有咩咩声的话，我就用指头戳你的眼睛！你有，还是没有呀？

阿布·赫尔 啊……但是，对不起，那是只老公羊。

瓦杜德 他们……嗯，小子！那他们也吃。

阿布·赫尔 哎，开我的玩笑？……阿布·卡塞姆他就有两只。

阿布·卡塞姆 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母山羊。

拉伊法 羊羔还是母山羊有什么关系？代表团认得哪是羊羔，哪是母山羊吗？

阿布·卡塞姆 上面的指示是“或者是羊羔”。

凯威 嗯，阿布·卡塞姆先生，但是……

阿布·卡塞姆 但是什么？萨阿达维有一只大公羊。这
么大！我们也不能放过它。

萨阿达维 我发誓，那不是我的，那羊是我去世的表哥
的。他寄养在我这里。他对我说：“萨阿达维，这只
羊羔你先替我养着。一到假期，我就来把它带到开
罗去。”

阿布·卡塞姆 行了。（对局长）您干嘛站的远远的？您
阁下的警察局里不是也有一只羊羔吗？

凯威 是的，但是，这是一场官司的抵押品。这只羊由法
院拘留着，我无权处理。

瓦杜德 咳，先生，你把它宰了，跟法院说死了，不就完了
吗？

凯威 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瓦杜德 那就说它自杀了。

凯威 要不自杀呢？

拉伊法 对他们说，它想跑……

凯威 它不想……

拉伊法 就说跑了。

凯威 跑到哪儿去？

拉伊法 对他们说，跑到利比亚去了。

凯威 别说了，净废话！

阿布·卡塞姆 弟兄们，我建议把咱们村里所有的羊全都集中在一块儿，抽签。

拉伊法 啊……我的穆斯亚德，你要遭灾了。

凯威 你怕什么，沉住气嘛……

拉伊法 沉住气？先生，我知道这个抽签是怎么回事。

凯威 以荣誉起誓。

拉伊法 先生，你别跟我们过不去……我的穆斯亚德不能参加抽签，它是独生子。

萨阿达维 那为什么？它头上又没长羽毛。你的穆斯亚德只不过是一只羊羔。所有的羊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阿布·卡塞姆 求真主保佑吧。你别害怕，你怎么会未卜先知呢。不一定会抽到你的羊。

拉伊法 瓦杜德。拉紧绳子，拉紧点！危险！

瓦杜德 哎，我抱住它呢。

阿布·卡塞姆 小姐，拿纸来！写上穆斯亚德、萨阿达维、阿布·赫尔、阿布·卡塞姆……

拉伊法 你有两只，得写两次。

阿布·卡塞姆 两次干吗？签上只写人名，不写羊数。

瓦杜德 还有法院的羊羔。

阿布·卡塞姆 小姐，写上凯威先生。

凯威 老兄，你在签上怎么把我的名字和羊混在一起？

阿布·卡塞姆 对不起，先生。就写“凯威先生的羊”吧。

伊法特 就写“警察局的羊”。

阿布·卡塞姆 抽签吧！

拉伊法 听着！签不能由我们这里的人抽。

凯威 你愿意谁就选谁，可以商量。

拉伊法 （走向代表团，一个一个地看着他们的脸，端详着，然后思索着，评论着）主啊……请保佑我们吧！
真主保佑，这个人哪，要是他抽的话，一定要吃我的羊。

爹啊！这个该死的从法斯库尼亚来的人，就是为了来吃我的穆斯亚德的。

凯威 快挑一个吧，别噜苏了！

拉伊法 怎么？瓦杜德，你干吗不来帮我挑一个？

瓦杜德 老婆子，你唠叨什么？这些彪形大汉都是一样的。

拉伊法 （拉住一个代表团团员）你来！真主赐福给你的手，让你保护我们的穆斯亚德。

代表团团员之一 什托阿那（俄语：她要干什么）？

翻译 先生，她要这个同事干什么？

拉伊法 替我们抽签。

翻译 卡兰达殊卡里殊卡鲁殊（俄语：替我们抓一支铅笔）。

代表团团员之一 哈拉烧（俄语：好吧）。

拉伊法 哈拉烧，好吧，只要他们说这句话，就是要向你

要报酬的。

阿布·卡塞姆 把手伸出来，先生，注意，就这样，对了，抽吧！

凯威 翻译老兄。

翻译 是。

凯威 拿着这张签，念念！

翻译 穆斯亚德。

拉伊法 什么？

阿布·卡塞姆 穆斯亚德。

拉伊法 狗崽子！抽中我了，瓦杜德，快！快牵着羊逃吧！

凯威 往哪儿逃，过来！

瓦杜德 我怎么啦？先生。

凯威 放开你的手，先生。

瓦杜德 干吗要放开？

凯威 我叫你放开！

拉伊法 别撒手，瓦杜德。

瓦杜德 我不放手，先生！

凯威 识相点，你最好不要在代表团面前丢丑。

瓦杜德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不放手。

凯威 这样不对！

拉伊法 我求求你，先生，没有穆斯亚德，我们可怎么过呀？

阿布·卡塞姆 为了最高利益,我们应该牺牲一切。

瓦杜德 你去牺牲吧! 阿布·卡塞姆,我不能。

凯威 讲这些没用,……落后……无知……为了一只羊
羔牺牲全国吗?

阿布·卡塞姆 让我来,先生。(拿着一把屠刀走过来)

拉伊法 不,不,我求求你,阿布·卡塞姆。别宰它!

阿布·卡塞姆 别这样了,这个娘儿们! 这不是闹着玩的!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我,高于你,高于你的
穆斯亚德! 咳! 以真主的名义^①,以代表团的
名义……(割断绳子,傲慢地牵着羊往外走。与此同时,
拉伊法和瓦杜德坐在舞台正中间。一个女人的
尖叫声传了过来)

拉伊法 我的穆斯亚德,你到天堂去享福吧! 只是为了
国家利益……(嚎啕大哭,大骂“狗崽子们”)

(幕 下)

① 穆斯林宰牲前必须念一句古兰经:“以真主的名义……”

凭大仁大慈的真主之名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布景同前幕。标语已由阿拉伯文改成法斯库尼亚文。舞台一角放着一个石条凳，上面有一些物品。阿卜杜·瓦杜德身盖毛毯躺在石条凳上。拉伊法走了进来，放下脸盆和水壶，在瓦杜德身旁坐下。

〔时间：晚饭后。

拉伊法 村里有这么多房子，代表团就看上了我们家的房子！

瓦杜德 太太，反正这些客人只住两天。两天后他们走了，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了。

拉伊法 吃一只羊羔还不够！……你干吗不用毒药把羊羔毒死？谁吃它的肉就叫谁死！

〔阿布·卡塞姆上。

阿布·卡塞姆 主啊！主啊！这象话吗？

拉伊法 阿布·卡塞姆，你今天晚上倒过得挺好。而我

呢，好像魔鬼一直在我前面跳来跳去。

阿布·卡塞姆 还不是为了一只羊羔！

瓦杜德 你别提羊羔了。这只羊羔可不是寻常的羊羔。

拉伊法 在它身上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多少钱！还训练它。

瓦杜德 真是无价之宝啊！

拉伊法 它回到圈里，羊群只要一见到它，就都跳跳蹦蹦，向它欢呼致敬。

瓦杜德 原来我还想给它发鼓励奖呢！

拉伊法 穆斯亚德啊！在真主的庇护下，你在天堂里享福的时候，向你的祖先诉说诉说灾难吧！

阿布·卡塞姆 一个小羊羔值得你们这样伤心和烦恼吗？

拉伊法 那么，房子呢？

阿布·卡塞姆 房子又怎么啦！你们是外国人吗？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以慷慨闻名于世，你们听说过哈迪姆·泰伊^①这个人吗？

瓦杜德 我只知道有个哈迪姆。

阿布·卡塞姆 哈迪姆·泰伊，就是那个最好客、最大方的阿拉伯人。

瓦杜德 啊！真了不起！

① 哈迪姆·泰伊是古代阿拉伯著名诗人，公元四世纪初生于伊拉克希拉，以慷慨好客著称。

阿布·卡塞姆 只要提到慷慨方面,总是以他来打比喻。

拉伊法 就是说阿拉伯人都应该挨打吗?

阿布·卡塞姆 有一天,他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而他只有一块自己当晚饭的饼子,他就把那块饼子招待了客人。

拉伊法 他自己就空着肚子过夜?

阿布·卡塞姆 就是嘛!

拉伊法 他准是个傻瓜蛋!

阿布·卡塞姆 就因为这样,历史记载他,《悬诗》^①上写他的传记,欧卡斯^②诗会上歌颂他,雅皮斯的诗里只要说到慷慨大方的事,每首诗里都要提到他的名字。

瓦杜德 那么一百年后,将会有人要用诗歌来叙述我们的灾难了。

阿布·卡塞姆 看你!这样友好的代表团来访问竟使你们忿忿不平!

拉伊法 他们给我们带来不幸!

阿布·卡塞姆 太太,他们是客人!是朋友!

拉伊法 是啊!他们支持我们的事业,在联合国,在安理会,他们站在我们一边,还有什么……

① 《悬诗》是古代阿拉伯七个著名诗人的长篇诗集。

② 欧卡斯,阿拉伯半岛的著名集市之一,位于麦加和塔伊夫之间,每年定期在十月间举行二十天。在集市期间,阿拉伯各部落的著名诗人在这里举行诗会,称为欧卡斯诗会。

阿布·卡塞姆 他们使用费托^①。

瓦杜德 什么！就是说我们不用沙富牌了！

阿布·卡塞姆 笨蛋！费托并不是沙富牌，也不是伍姆牌。

拉伊法 那么就是拉皮苏牌了！^②

阿布·卡塞姆 你看！多无知，太太，这些朋友为了解决中东问题作了很大努力。

瓦杜德 用我们的钱！

阿布·卡塞姆 用你们的钱！这怎么说的？一只瘦羊羔就使你们这样胡言乱语，造成这种局面！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的人都是要作出牺牲的，要付出金钱、血汗、泪水。你们想不作出牺牲就得到自由吗？

拉伊法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支持我们，而我们又不愿意牺牲一只羊羔，那么他们就要遗弃我们，不管我们的事业啦。

阿布·卡塞姆 傻瓜！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这个代表团远道而来，我们接待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代表团一到，我们就应该热烈欢迎，敲锣打鼓，尽情欢呼，发表一个又一个的演说，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饿了，

①、② 费托，英语译音，意思是否决权，埃及一种洗衣粉的商标也叫费托。沙福牌是去污粉商标，伍姆牌是洗衣粉商标，拉皮苏牌是肥皂商标。这几个字的尾音，阿拉伯字的音都和费托的尾音相似。作者用商标名字讽刺苏修在安理会滥用否决权。

请他们吃晚饭。等他们酒醉饭饱，就和他们谈判，摆我们的观点，和他们讨论，协商，提出我们的要求、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接受，会同意，他们会签字画押，完全同意。

瓦杜德 那么第二天早晨，他们又饿了呢？

阿布·卡塞姆 请他们吃早饭。

拉伊法 真倒霉！瓦杜德，快把鸡蛋藏起来，藏严实一点，免得又要遭殃。

阿布·卡塞姆 放心！代表团明天不在这里吃早饭。

瓦杜德 在哪里吃呢？

阿布·卡塞姆 在希尔顿。

拉伊法 那么，他们明天就走了？

阿布·卡塞姆 太太，希尔顿是开罗最大的旅馆！

拉伊法 那么午饭还要回到我们这里。真倒霉！

阿布·卡塞姆 别担心，午饭在狮身人面像金字塔旅馆吃。

瓦杜德 晚饭呢？

阿布·卡塞姆 “声光”饭店。

瓦杜德 兜来兜去，最后又回到我们这里。

阿布·卡塞姆 那他们到哪儿去？他们要在这里呆一年，我们也要跟他们一年。

瓦杜德 你要知道，今年天气很潮湿，睡这个石条凳可不

成。

阿布·卡塞姆 真主会给我们方便的。今天晚上和他们一起把一切问题都解决。

拉伊法 解决什么？

阿布·卡塞姆 唉，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谈判。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以为这样尊敬的代表团来到这里吃顿晚饭就走？

瓦杜德 我们认为就是这样。

阿布·卡塞姆 这象话吗？尊重点！这是一个有水平的代表团，到这里来考察，修建工厂，给你们机器。

拉伊法 什么机器？

阿布·卡塞姆 机器……

瓦杜德 用在哪方面的机器？

阿布·卡塞姆 不知道，我只是听说。他们供应我们机器，来实现机械化，兴建工厂。

瓦杜德 好，好，哪类工厂？

阿布·卡塞姆 我会骗真主吗？

拉伊法 光说不骗人是不行的。

阿布·卡塞姆 到目前我只听说有工厂，有考察，至于是关于哪一方面的，我真的不知道。

瓦杜德 那么他们就是为了吃羊羔来的？

拉伊法 瓦杜德！

瓦杜德 哎！

拉伊法 你知道我侄子法拉吉吗？

瓦杜德 你又想干什么呀！

拉伊法 给他写封挂号信，寄到美国去。

瓦杜德 太太，你国外的侄子走了已经二十年了，走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二十五个皮阿斯特。写信给他说什么呢？

拉伊法 给他写就是了。从美国来的人都说我侄子是个富翁，挥金如土。

瓦杜德 这是谣言。

拉伊法 给他写吧！让他回来看看代表团来了以后，我们遭到的灾难。

瓦杜德 那么地址呢？

拉伊法 他不是在我们的信里写下了吗？

瓦杜德 唉！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难道我还把那封信保存二十年？

拉伊法 真糟糕，丢了？！

瓦杜德 怎么啦，不见了。

拉伊法 那怎么办呢？我给谁写信呢？跟谁去诉苦呢？
〔凯威进场，后边跟着代表团和伊法特等人，他们已吃了晚饭，没有翻译陪同。

凯威 吃的好吧，弟兄们，好吧？

代表团 斯巴西巴！斯巴西巴（俄语：谢谢！谢谢）！

拉伊法 斯巴西巴你吧！老兄，你宰了我的羊羔，填饱了

你们的肚皮。

代表团 哈拉烧！哈拉烧（俄语：好！好）！

拉伊法 好个什么，哈拉烧先生。

凯威 弟兄们！弟兄们！不要这样，代表团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十分珍视，要把我们的心掏给他们，让他们生活得舒适、安逸。茅舍虽小，贵客先住嘛！对不对？

拉伊法 还要大声欢呼？

凯威 是的！

瓦杜德 先生，我们的房子也给拿走了。

凯威 怎么啦！

瓦杜德 什么怎么啦！我们住哪里？

凯威 向房产局提申请。

拉伊法 向谁？老兄！

凯威 五年计划规定给中等收入的人提供七千幢住宅，将在六八年完工。我保证你们有优先权。

瓦杜德 哈哈！哈！哈！

拉伊法 他答应了！

阿布·卡塞姆 听真主安排。

拉伊法 在这个世界上，为了一点小事就要打架，不讲友谊，也没有朋友。

阿布·卡塞姆 对。

拉伊法 关掉你的留声机吧！这一套我们早就领教了。

瓦杜德 先生,你说说。

凯威 什么?

瓦杜德 请不要见怪,他们是我和拉伊法的朋友,还是国家的朋友?

凯威 是國家的朋友。

瓦杜德 那么,为什么把他们的“友谊”都集中在我们俩身上?

凯威 这可能完全是巧合。

瓦杜德 啊呀!

伊法特 现在看来,我们和代表团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凯威 怎么啦?

伊法特 坦率地说,跟他们之间互相了解好象是不可能的^①。

瓦杜德 你是说好象是冗长的^②。

拉伊法 好象是斜的^③。

伊法特 因为他们不懂阿拉伯语,他们对我们的语言一窍不通。给他们用手势比划吧,他们也不理解。

凯威 这是怎么回事?

伊法特 这样,比如我给您点一下头,这是什么意思?

凯威 就是“是”!

伊法特 先生,他们的意思是“不”。

①、②、③ “不可能的”、“冗长的”、“斜的”等三个阿拉伯字的发音近似,用以讽刺苏修对埃及人民的“友谊”。

凯威 这是怎么回事呢？

伊法特 再说，他们翻译讲的话还需要翻译。我觉得我
执行我的任务很困难。

夏赫特 我看是极右分子在幕后插手，他们在挑动反对
我们朋友的运动。

伊法特 什么？

夏赫特 腐朽的帝国主义的活动已经被揭穿，基层群众
的动员日益发展，而且越来越高涨。

凯威 孩子，你到底要说什么？

夏赫特 正因为这样，针对法西斯库尼亚代表团的诽谤活
动也越来越猖狂。

伊法特 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

夏赫特 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不是光靠嘴上说说而已，
而是要靠来自对自由事业的向往而产生的感情的融
合。

凯威 一句一句说，便于大家明白。

夏赫特 你们不是主张阿拉伯统一吗？

阿布·卡塞姆 是的。
众人

夏赫特 你们说阿拉伯的领土西起大西洋，东至海湾。

伊法特 这是历史和地理的事实。

夏赫特 那么，我说一句话，请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伊法特 什么话，请说？

夏赫特 夏勃，勒脱，奥德。

伊法特 什么？

夏赫特 夏勃，勒脱，奥德。

凯威 这是巴基斯坦语。

夏赫特 不对。

拉伊法 可能是巴基斯坦勒脱语^①。

夏赫特 什么？

伊法特 可能是波斯语。

夏赫特 不，是正规的阿拉伯语。

伊法特 不可能，哪里的阿拉伯语？

夏赫特 先生，在科威特，夏勃，勒脱，奥德就是把大灯点
起来。你们知道吗？

众人 不知道。

夏赫特 再说一句，推克推克，雅布。

瓦杜德 塞内加尔语？

拉伊法 老弟，再说一遍。

夏赫特 推克推克，雅布。

拉伊法 噢，这句一听就清楚。

夏赫特 那末，什么意思？

拉伊法 意思是把小灯打开。

夏赫特 哈哈！错了。

① 虚构的一种语言。

拉伊法 那就是把小灯关掉。

夏赫特 错了。

瓦杜德 那么,不是开灯,也不是关灯。

夏赫特 还是不对。

拉伊法 哦,你这个秃驴胜利了,究竟是什么意思?

夏赫特 它是什么意思,与你、与我都没有关系。

拉伊法 这是法斯库尼亚语吗?

夏赫特 不,太太,是利比亚语。

拉伊法 哦!
瓦杜德

夏赫特 在你们对友好代表团进行诬蔑和谩骂之前,你们先要反省反省自己,改正你们在阿拉伯地区方面的缺点错误。之后,你们再来讽刺挖苦吧!(下)

凯威 一般说来,这也是我的观点,尽管我对此还不很有把握。

阿布·卡塞姆 我建议我们寄信给开罗书记处,请他们给我们配备一名精通法斯库尼亚语、英语、阿拉伯语、利比亚语的翻译。

伊法特 好是好,不过,他们要研究我们的要求,把它列入工作日程,然后再进行讨论,这样一来,恐怕代表团早就回国了。

萨阿达维 等一等,我们干吗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要翻译?

众人 什么？

萨阿达维 大家怎么想不起阿布·赫尔？

众人 他怎么啦？

萨阿达维 他的儿子法赫米博士曾经在法斯库尼亚留学三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肯定是精通法斯库尼亚语的。

凯威 你老弟为什么不早说呢？快去找他帮忙。

阿布·卡塞姆 萨阿达维！

萨阿达维 我马上去！（下）

凯威 他来很重要。他会解决问题的。

拉伊法 瓦杜德！

瓦杜德 嗯。

拉伊法 快起来，快起来！

瓦杜德 我起来，那么，起来干吗？

拉伊法 听我说，你快给我在美国的侄儿法拉吉写封挂号信。

瓦杜德 我的太太，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不知道他的地址吗？

拉伊法 你写。我自己想法子寄。

瓦杜德 你怎么寄法？

拉伊法 这就是我的事罗。我在信封上这么一写，就会寄到美国，交到我侄儿的手里。

瓦杜德 哎哟！可以寄到吗？

拉伊法 可以寄到的。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以为那儿是凯法尔萨拉姆村吗？清醒点儿，那是美国。

凯威 弟兄们！我想跟你们讲讲代表团的情况。这个代表团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而来的。他们都是法斯库尼亚最优秀的科学家和专家。按真主的意愿，你们不久就可以亲眼看到他们的访问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多大的好处。

拉伊法 我们还会看到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瓦杜德 我的太太，不要尽往坏处想。

拉伊法 孩子他爹，谁往坏里想啦？俗话说：看看信封上的地址，就知道信中内容，……这些人脚一踏上我们凯法尔村，就忙着去宰羊羔。

阿布·卡塞姆 他们宰了羊羔，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就算了。拉伊法太太，你听着：目前这种混乱状况，群众的不满以及抗拒的行为，都是你带的头。指先知发誓，这样下去，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拉伊法 什么？

阿布·卡塞姆 问题就在于你丈夫的历史是人所共知的。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在我们警察局里都是有案可查的。凯威先生，你说是不是这样？

凯威 是的，是的。阿卜杜·瓦杜德是被审查过的，他的历史，调查局和公安局都是知道的。

阿布·卡塞姆 这不光是调查局的书面记录。

凯威 对！对！早先她的丈夫因为有参加某一个组织的嫌疑还曾经被捕，关了两个晚上。

拉伊法 先生，他参加的是什么组织？是法塔赫吗？

凯威 不，不，你说到哪里去了。

拉伊法 先生，那就可能是古法尔组织了吧？

凯威 不，不，很可能是艾尤卡组织。

瓦杜德 什么？

阿布·卡塞姆 完全对，就是艾尤卡组织。

拉伊法 老兄，他参加了……

阿布·卡塞姆 参加了什么？

拉伊法 艾尤卡组织。

凯威 没有必要来翻过去的旧帐了。我们也不必去查档案材料了……让我们象亲人一样相处吧！

瓦杜德 遵照您的意思，没有比相亲相爱更好的事了！

拉伊法 还有友谊哩！请不要忘记“友谊”。

瓦杜德 也不要忘记“相亲相爱”。

〔翻译走进来，看来他刚刚经历了晚餐桌上狼吞虎咽的战斗。〕

阿布·卡塞姆 欢迎，欢迎，欢迎！

翻译 真贵的先生大人们，真主使你们心胸开阔。（打嗝）

拉伊法 哦，你轻松点吧……你羊肉吃多了，都满到嗓子眼了。难道你在法斯库尼亚一辈子都没有吃过羊

肉吗？

翻译 确实这是一顿丰蒸的美餐。

拉伊法 你这个狗崽子……我最好离开这里，要不，我会遇到不幸的。

凯威 来！到这儿来！你要到哪儿去？

拉伊法 我走了，为什么不可以走？

凯威 呆在这里！等欢迎代表团的仪式完毕以后再走。

拉伊法 瞧！吃的吃了，住的住上了，你还要我干什么？

凯威 不能走！

拉伊法 怎么不能？你要知道，别的事情都与我毫无关系。

凯威 主啊！这是不能允许的。

拉伊法 你听着，请你别再管瓦杜德和我了。

阿布·卡塞姆 别走！还有讲话……每个人都要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

拉伊法 要是还有讲话，我就呆在这儿，我洗耳恭听。

阿布·卡塞姆 你别说俏皮话了，还有讲话。

拉伊法 请，有废话就说吧！

翻译 先生大家们！

伊法特 先生们！

翻译 现在让我来撒光^①……

① 翻译把“介绍部分人物”错译为“撒光蚊子演员”，两句话的字形相似。

伊法特 现在让我来介绍……

翻译 蚊子演员。

伊法特 部分人物……哎呀，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求求你
老兄，还是让我来翻译吧！

翻译 请原谅。

伊法特 我对你说请让我自由自在一点吧！求求你，请
给我一张纸，我来想办法，即使靠比划也要让大家听
个明白。

翻译 你说什么？

伊法特 哎呀！亲爱的，我恳求你。你呆在那儿休息休
息吧！我来担任翻译。

翻译 好。

拉伊法 好姐妹，让他去说，让他去丢丑。

伊法特 不成吧。在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听过这么蹩
脚的阿拉伯语。

翻译 谢谢你。

伊法特 你要我用阿拉伯语来翻译你的阿拉伯语？

翻译 我请求感激你。

〔萨阿达维偕同阿布·赫尔和法赫米上，阿布·赫尔
先进入人群。〕

萨阿达维 请进，法赫米先生，请进，法赫米博士。

阿布·赫尔 您们好！

凯威 您好，阿布·赫尔。

阿布·赫尔 好。

凯威 法赫米在哪里？

阿布·赫尔 他……你们找他干嘛？

阿布·卡塞姆 真主要找他。

阿布·赫尔 有什么事？

阿布·卡塞姆 阿布·赫尔，你不清楚找他干什么吗？

阿布·赫尔 时间已经很晚了，法赫米博士本来就睡得早——你知道吗？他每天早晨七点二十分乘慢车走，七点五十到开罗。

凯威 哦，我们真对不起他！

法赫米 蓬如（法语：早安），你们好！

阿布·卡塞姆 欢迎你，法赫米先生。

瓦杜德 请，博士先生。

拉伊法 孩子，到这儿来。

阿布·赫尔 等一等，法赫米。

法赫米 爸，有什么事？

阿布·赫尔 你们有什么问题、什么需要问的话，你们就问吧。孩子就在你们面前，问完了还是让他回去继续睡觉去吧。

凯威 主啊！阿布·赫尔先生，你不能让法赫米博士在这儿多呆一会儿，好让我们沾沾光？

阿布·赫尔 先生，您就是善人，您就是福运，您在这里，已经使大家都沾您的光了。

凯威 说老实话,阿布·赫尔先生,我们正处在为难的境地。他们的翻译使我们极度疲劳。我听说法赫米博士曾在那里学习过,懂得法斯库尼亚语。

阿布·赫尔 还有呢……

凯威 要是他能帮我们一点忙,我们就能理解他们的话了。

阿布·赫尔 哦,先生,这很简单。不过,我忍饥挨饿,一点一点地积了几个钱,送我儿子到外地去学习,受教育,难道为的就是这么随随便便地把他的知识倾倒出来吗?

阿布·卡塞姆 阿布·赫尔,这也是为祖国服务呀!

阿布·赫尔 我的儿子不是佣人。他是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有才华的博士。他有地位,别人也特别尊敬他。难道这么一个蠢材就随随便便地把他叫来?

萨阿达维 我是蠢材吗?

阿布·赫尔 萨阿达维,请别见怪,谁要是羞羞答答,不敢接触姑娘,那他就休想有儿女,也就休想获得文凭和学位。我们中间如果没有人保持自己的名位,那么,还有什么上智和下愚的区别?

拉伊法 阿布·赫尔。

阿布·赫尔 干什么?

拉伊法 你儿子出国学习是你自费,还是国家的公费?

阿布·赫尔 一直是我自己掏腰包培养他得到文凭的。

拉伊法 你是说自己出钱培养他到大学毕业。可是，今天的教育都是免费的呀。

阿布·赫尔 好哇，今天的教育既然是免费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上学？为什么不出国到法斯库尼亚去学习，带回文凭来？

拉伊法 真主保佑他。可是你的儿子既不是医生，又不是律师，他能替我们干些什么？

阿布·赫尔 我的博士儿子是有世界水平的。

瓦杜德 他是什么博士？

法赫米 是舞台康第达特。

拉伊法 我的老弟，什么？

法赫米 康第达特就是博士的意思，也就是法斯库尼亚大学的化妆博士。

瓦杜德 伪装博士。

法赫米 就是。

瓦杜德 我见过了。他一回家就给我们来了一番化妆打扮。

拉伊法 但愿你下次出国去得到一个什么研究吃喝的博士。

法赫米 谢谢。

凯威 阿布·赫尔，是否可以让博士在这里呆十分钟，帮我们一点忙。

阿布·赫尔 就只十分钟。

凯威 好，阿布·赫尔先生，一切都按你的意见办。

阿布·赫尔 博士儿子，我们等着看好戏吧。

〔两人坐下。

伊法特 先生们，现在我来介绍一下代表团的团员。我们一个一个地来介绍。

拉伊法 半个半个地介绍。

伊法特 这是什么话……一个一个地介绍。你尽捣乱，真不害臊。

翻译 你，谢谢。

伊法特 莫斯海尔亚保尔·赫拉希·特拉士夫奇·桑球夫里博士。

代表团团员之一（站起来，象狂呼口号似的大声叫道）
特拉努夫奇·桑球夫里。

众人 主啊！

拉伊法 孩子他爹！

瓦杜德 真糟糕，念错了！

伊法特 他是法西斯库尼亚的工人党员，极左分子，是一个博士，对吗？

翻译 对，是个博士。

伊法特 是法西斯库尼亚大学的地质勘探康第达特，是宰德大学生理呼吸博士，是氯气中提取海洛因的优等荣誉博士，是洋白菜中获取电子放射线的光荣发明家。

萨阿达维 就这些吗？

伊法特 还没有完哩。

拉伊法 狗崽子！还有什么？

伊法特 他还是巴尔蒂克勋章获得者。

拉伊法 是吃羊肉勋章。

伊法特 是巴尔蒂克政府颁发的优秀的头等勋章。一九三一年他荣获“英勇”勋章，一九三七年获银质奖章，一九三九年荣获国际马拉松奖章。还没完哩！

拉伊法 所有这些都是学位？

伊法特 一九四七年还荣获义务火箭勋章。他爱捉鲸鱼，爱骑狮子。

众人 是吗？！

拉伊法 还爱吃羊肉。

凯威 好了，好了。我希望你少刻薄点。

拉伊法 大叔，我刻薄什么？他得到这么多学位，一辆货车恐怕也搬不完。

瓦杜德 他肯定在娘肚子里就开始上学了。

拉伊法 象他这样，一个父亲哪里负担得起，需要全党来供养。

伊法特 （继续介绍）第二位是赫拉布夫。

拉伊法 唉！我们都管他们叫吸血虫好了。^①

① “赫拉布夫”这个俄国名字，和阿拉伯语“吸血虫”一词的发音近似，用吸血虫讽刺苏修对埃及人民的剥削。

阿布·卡塞姆 请等一等，他们是什么？他们要吃我们吗？

伊法特 下面还要介绍代表团的其他团员。

阿布·卡塞姆 象这样介绍下去，时间就全白白浪费在这两个人的身上了。

伊法特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阿布·卡塞姆 我们也来给我们的人，给萨阿达维孩子颁发学位。嗨，我们也来开心一下，真胡来！

伊法特 得了！阿布·卡塞姆先生。

阿布·卡塞姆 什么得了？他们从世界的最远方来到这里，就是要我们来惩罚他们的。萨阿达维，你蹦跳起来吧！

萨阿达维 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名堂？阿布·卡塞姆大叔。

阿布·卡塞姆 来，孩子，坚强些，象他们那样用鼻子哼哼地叫吧！孩子，放心干吧，别害怕。

萨阿达维 阿布·卡塞姆大叔，我不害怕。

阿布·卡塞姆 萨阿达维博士是个极左分子。

萨阿达维 哈！哈！

〔众鼓掌。〕

拉伊法 孩子你真有福气，我们凯法尔村也出了你这个博士了。

萨阿达维 还不是阿布·卡塞姆封的。

阿布·卡塞姆 康比拉特。

伊法特 康第达特,康第达特。

阿布·卡塞姆 我说的就是你说过的那个……

伊法特 就说博士吧!

阿布·卡塞姆 好……

伊法特 往下说!

阿布·卡塞姆 养鹅博士。

翻译 什么?

阿布·卡塞姆 美伊特德阿布法尔大学的养鹅博士,要是你有本领的话,你也可以得到一个。

翻译 岂敢,岂敢。

阿布·卡塞姆 不要打搅我,让我再“堆积”一下他的其它的头衔吧!

翻译 但是……

阿布·卡塞姆 别但是了,你给我泼什么冷水? 等一等,让我再摆摆他的学历吧!

翻译 好!

阿布·卡塞姆 德格哈里亚县^①注释《千行诗语法集》^②的名誉博士,以先知的名义起誓,萨阿达维,学位证书多得可以把你淹没哩!

① 德格哈里亚县是埃及三角洲的一个县。

② 《千行诗语法集》为公元十三世纪末伊本·阿卜杜拉著的著名的阿拉伯语法集。

萨阿达维 我能有什么证书呢？噢，我有一张种牛痘的
黄皮证书。

翻译 我希望我的先生发发慈悲吧！

阿布·卡塞姆 你别希望什么了。你们已经给你们桑
球夫里封了那么多的博士学位，我们没有一个人反
对，现在让我在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来宣布他的学历
吧！

翻译 好！

阿布·卡塞姆 一九三六年勇敢勋章的获得者，一九三
九年白金杀人奖章获得者，在拳击方面获得《共和国
日报》、《金字塔日报》和《最后一点钟》杂志的勋章。

拉伊法 是的，这是真的。

阿布·卡塞姆 他爱睡觉，喜欢玩铎犁和横渡英吉利海
峡。

萨阿达维 我吗？阿布·卡塞姆！

阿布·卡塞姆 是的，你是个蠢材……你坐下！

翻译 法斯库尼亚代表团谨对娜位有教育的同志有力地
表示代表团的倔强的高兴。同时，对他的卑贱和被
高贵的品德表示非常的愉快。

萨阿达维 讲什么？

伊法特 他是要说对你的谦逊和高贵的品德感到高兴。

萨阿达维 我还以为他在骂我哩。

瓦杜德 我看，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想使你威信扫

地。

拉伊法 孩子,他要把你撕成碎片!

萨阿达维 天晓得!

伊法特 (继续介绍)赫拉布夫·赫拉巴·法斯基·加拉
发特西同志。

代表团团员之一 (站起来抗议,并更正)什巴拉发特
西……赫拉布夫·赫拉巴·法斯基·什巴拉发特西。

伊法特 什巴拉发特西?

代表团团员之一 是的。

伊法特 我怕发这个音^①。

拉伊法 你怕什么,改过来,改过来。

瓦杜德 他们都是由组织派来的。

阿布·卡塞姆 我的姐妹,数数他的学位吧!也可以堆
上几十个。

伊法特 这位要少一点……赫拉布夫博士同志 一共只有
十二个学位。

拉伊法 这么一点?

伊法特 是的!

拉伊法 真可怜!为什么不继续深造呢?

伊法特 赫拉布夫·赫拉巴·法斯基·什巴拉发特西
……极左分子。

① “什巴拉发特西”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有“捡垃圾的人”之意。

瓦杜德 又是一个极左分子。

伊法特 法斯科西大学动力横面扩散学博士。

拉伊法 好呀，他还没有摔下来。

伊法特 从鼻涕菜中提取紫外线的名誉博士。

众人 是啊？！

瓦杜德 行啊！真会想入非非。

阿布·卡塞姆 让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吧！有本领的人，就会有更多的学位。

拉伊法 阿布·卡塞姆，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注意别忘了我。

阿布·卡塞姆 比起他们来，你是首要的，我怎么能忘了呢？谁的心血化费得多，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学位。

伊法特 密集军事行动和它与核武器关系的哲学博士。

众人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了。

伊法特 科娃娃基基娃政府的一等流动奖章和法斯提法尔·罗娃卡娃的蒙面骑士奖章获得者。

拉伊法 当心点，让我……

瓦杜德 安静一点，太太。

拉伊法 跟你说让我……这是一场战斗。谁是能者，谁就能得胜。

伊法特 ……奖章。

拉伊法 够了，我的姐妹，够了，以真主的名义，你去干你的事吧！（对瓦杜德）快起来！

瓦杜德 太太，别这样！

拉伊法 快站起来，别等我来……

瓦杜德 我不是站着了吗！

拉伊法 自然一点。

瓦杜德 是，真主保佑我们。

拉伊法 瓦杜德同志是一个受过审查的人，极右分子，
“咩咩”大学教羊羔跳舞的博士。

众人 （不断地支持她）对！对！

拉伊法 名誉博士。

伊法特 名誉的，名誉的。

拉伊法 小姐，你是最不了解情况的……他这个博士提
炼……

翻译 什么？

拉伊法 你住口！非要我打你一记耳光，你才识相吗？

翻译 是，是。（很快地走开了）

拉伊法 博士学位。

伊法特 名誉的。

拉伊法 是从埃及菜丸子的面团里提取莫斯科夫射线的
名誉博士。

众人 嗨！

拉伊法 还有，还有，指真主发誓，还得到了甲、乙、丙、丁
……等许多学位。

瓦杜德 够了，太太，别再难为我了。

拉伊法 住口！他还是七种致命的遗传病的获得者，睡在石凳上引起的关节炎获得者，商店排长队中的侮辱奖章获得者，约伯大学的忍耐奖章和某某大学的忍受奖章的获得者。先生，他喜欢走路，喜欢抓老鼠，爱吃葱。真倒霉啊！让我们一起来说阿悯吧①！

众人 阿悯！

翻译 代表团……

拉伊法 你坐下！别多嘴了。我们是在展览我们的头衔。真主是知道的。

翻译 好。

伊法特 （继续介绍）克拉穆夫·皮拉可夫同志。

拉伊法 皮拉尼拉②。

伊法特 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的柱石，随机应变的左倾分子。

萨阿达维 这是新玩意儿。

阿布·赫尔 什么新不新，一个左倾分子。

萨阿达维 这个我理解。

阿布·赫尔 你也随机应变了。

萨阿达维 噢！

伊法特 是沉默学的博士。

① 阿悯为伊斯兰教语，意思是愿真主允许。

② “皮拉尼拉”这个名字和阿拉伯语“倒霉的”一词发音相似，影射对苏修的憎恶。

拉伊法 什么？

伊法特 是非常流利的七种语言的沉默博士。

拉伊法 （停了一停）他就是这样对阿拉伯语保持沉默。

伊法特 电解磷酸盐名誉博士获得者。

阿布·赫尔 啊，他们的学位真不错啊！

萨阿达维 我们的更棒。

伊法特 稳重的白金奖章和勇敢的铜质奖章获得者。有
乡村教师的合格奖章。

萨阿达维 从开罗的伊姆伯卜区来的，欢迎，欢迎。

众人 欢迎，欢迎！

阿布·卡塞姆 凯威同志。

凯威 主啊！你要干什么？阿布·卡塞姆。

阿布·卡塞姆 凯威先生，让我讲吧！我要把你提升
为……

凯威 别害臊了！象我这样一个政府官员参与这些无聊
的比赛，不太合适吧？

拉伊法 先生，你拿两张证书，到你告老退休的时候会对
你有用的。

凯威 拉伊法太太，这是怎么回事？

阿布·卡塞姆 先生，在我没有得到博士学位之前，先给
你来个博士头衔。

凯威 先生，我求求你，免了吧！阿布·卡塞姆。

阿布·卡塞姆 好！那就算了。……（对自己）阿布·卡

塞姆博士。

众人 对！

阿布·卡塞姆 极左分子。

众人 对！

伊法特 阿布·卡塞姆先生，我希望你能够排在最后。

阿布·卡塞姆 为什么？我被漏掉了？

伊法特 现在只剩一个人了，然后就轮到你。那时你就

可以高兴一番了。

阿布·卡塞姆 那么，有一个条件。

伊法特 什么？

阿布·卡塞姆 我们大家都高兴高兴。

伊法特 那你们就互相发证书吧！

阿布·卡塞姆 好，请吧！

伊法特 （继续介绍）巴特里西卡·巴特路雪科法同志。

拉伊法 这又是什么博士？

伊法特 不，不，不是！没什么头衔。

拉伊法 正等着你说哩！主啊！你怎么不赐给她一个学

位，让我们欣赏欣赏。

伊法特 巴特里西卡·巴特路雪科法同志是烈士的母

亲。

巴特里西卡 （嚎啕大哭）

瓦杜德 这是干吗？

伊法特 她在民主解放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孩子。

瓦杜德 哭的是时候。

伊法特 又在人民战争中失去了第四个孩子。

拉伊法 真惨啊！

伊法特 第五个……

翻译 对不起，巴特里西卡·巴特路雪科法同志神经不稳、感情脆弱，不要让她丧失感觉，也许……

瓦杜德 把她看起来，年轻人，我们这里“也许”……

伊法特 我希望你们……没有必要去刺激她。

萨阿达维 没有必要。

伊法特 她是在里海地区解放战争中失去第五个孩子的。

阿布·赫尔 第六个呢？

拉伊法 真主愿意的话，她将在中东战争中失去第六个。

凯威 太太，怎么这样说？

拉伊法 我是说：要是真主愿意的话。

伊法特 “坚定”奖章获得者。

巴特里西卡 我啊！我的妈啊！

伊法特 还获得过“大丈夫气概”勋章。

巴特里西卡 娘啊！你来看看你这个巴特里西卡女儿和她的困难处境吧！

伊法特 她还获得过船长级的“红乌鸦”勋章。

巴特里西卡 啊呀！我的妈啊！

拉伊法 闭口吧，我的老姊！

巴特里西卡 我不能不哭啊！

拉伊法 亲爱的，看在我的份上。

巴特里西卡 真的，我不能……

拉伊法 你知趣一点，安静吧！

巴特里西卡 你别阻拦我，亲爱的，让我痛痛快快地哭半个小时。

拉伊法 一定要半个小时？

巴特里西卡 是的。

拉伊法 要是短点怎么办？

巴特里西卡 我的姊妹，我就要遭灾遭难了。

拉伊法 我看着你，让我跟你在一起吧！

巴特里西卡 我的姊妹，你来，你来看，你的巴特里西卡·

巴特路雪科法大姊和她的遭遇吧。

瓦杜德 安静，太太，安静点！

拉伊法 主啊，让她舒舒心吧！

瓦杜德 拉伊法，你真叫我们六神不安。

拉伊法 孩子他爹！

瓦杜德 你安静一点，你也是一位英雄的母亲。

拉伊法 我也是一位英雄的母亲？

瓦杜德 安静！你一九三六年出生在苏伊士运河的姆努菲亚。你失去了五个孩子。

拉伊法 你这个该死的，就剩下我一个人？

瓦杜德 他们不会来核对的。活着的人和活着的孩子也

都活的毫无生气。

拉伊法 好，就算六个孩子吧！

瓦杜德 在野蛮的侵略牛海学校的时候，她失去了六个孩子。

凯威 真好！你提醒了他们一个问题。

瓦杜德 第七个死在阿布吉尔海战^①中。

拉伊法 该死的，你扯的太远了。

伊法特 我的兄弟，这次战役范围太广了！

瓦杜德 是这样，就说喜克索斯战争^②吧。

凯威 这就更广了。

瓦杜德 那我们就说得窄一些吧！再举一些具体事实。

伊法特 老兄，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她将要到法斯库尼亚去，她的生平和事迹将在报纸上发表，在人们中流传。在现今的世界上，我们难道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吗？

瓦杜德 那她将见报了。

伊法特 你的意思是……

瓦杜德 这样我就放心了。

① 阿布吉尔是埃及亚历山大港东临地中海的一个港口。拿破仑占领埃及后，英国海军在纳尔逊率领下在这里摧毁了法国舰队。

② 公元前 2000 年前后，西亚游牧民族喜克索斯人攻占埃及，建立了喜克索斯王朝（牧羊王朝），埃及人民大部沦为奴隶，后来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斗争，终于把敌人赶走。

伊法特 年轻人！你别糊里糊涂的。那儿有电脑，有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籍。我们没有必要去胡诌一气。

瓦杜德 好吧！那就让第七个孩子活着吧！他是从战争中幸免的。

拉伊法 真主使他活着，让我能有一个活的，做做伴儿。

瓦杜德 她的父亲也牺牲了。

拉伊法 我的父亲死于霍乱病。

瓦杜德 哪一年？

拉伊法 一九四八年。

瓦杜德 是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法鲁加战役中死去的。这个战役不算太广了吧！

伊法特 不，还是可观的。

瓦杜德 是在围困敌人三天，并给了他们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以重大打击之后死去的！

拉伊法 去你的吧！你不是官方发言人，讲话倒讲的很流利。

瓦杜德 太太，来点逗趣的，咯咯地哭吧，让他们也苦恼苦恼吧。

拉伊法 哦！你提醒我了。（装出哭的样子）啊！啊！

阿布·卡塞姆 她是哭那些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孩子烈士们。

瓦杜德 去你的，这话说的太小看人了。

阿布·卡塞姆 还有为了那些在反对剥削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

拉伊法 去你的，我是为羊羔而哭的。

〔代表团团员之一用法斯库尼亚语说了几句话。

翻译 先生大家们，法斯库尼亚代表团团员大家们对那种不行的难受表示深切遗憾。

拉伊法 祝你们长寿！前来安慰我的那些羊崽子们！

瓦杜德 这些口称尽义务的朋友们……他们吃了死人又来送丧。

〔代表团团员之一讲了一长段法斯库尼亚语。

凯威 他说什么？

伊法特 翻译先生！

〔翻译佯装没有听见。

阿布·卡塞姆 啊！他不理睬，他们肯定是在骂我们。

凯威 喂，博士！（指着法赫米）

阿布·卡塞姆 法赫米！

法赫米 唉，先生。

凯威 到这边来。

阿布·赫尔 去吧，法赫米。

凯威 这位同志，他说了些什么？

法赫米 哦，他说……

阿布·卡塞姆 他说什么，你就说吧！

阿布·赫尔 怎么啦，阿布·卡塞姆，别逼孩子！翻译吧，

博士。

法赫米 爸爸,问题是……

阿布·赫尔 好,博士,讲下去。

翻译 他阁下说……

阿布·赫尔 法赫米! 这个外国人抢先翻译了。

法赫米 爸爸,问题是他们的语言非常晦涩。

阿布·卡塞姆 晦涩呢,还是不清楚? 他说些什么,你到底听懂了没有?

阿布·赫尔 怎么了? 你这家伙,别这样凶,孩子害怕了。

阿布·卡塞姆 怕什么,我手里又没拿大棒。

阿布·赫尔 有大棒。象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博士,全世界都尊敬他。他住在开罗非常舒适的公寓里,怎么能对他使用大棒?

阿布·卡塞姆 你这个人,我没有这个意思。

阿布·赫尔 阿布·卡塞姆,别见怪,你不知道这孩子的地位?

阿布·卡塞姆 他什么地位?

阿布·赫尔 你说什么? 今天晚上他不当翻译了。也不说话了。你看怎么样?

阿布·卡塞姆 即使是这样,今天晚上还得让他当翻译。就这样了!

阿布·赫尔 阿布·卡塞姆,你最好放掉我的孩子吧!

阿布·卡塞姆 不，我绝不放他。

阿布·赫尔 我跟你说，放了博士吧！

阿布·卡塞姆 以真主的名义起誓，他就是他们的桑球夫里，我也决不放过他。

法赫米 啊哟，我的妈啊！（在推推拉拉中间倒在地上）

凯威 （大声）出了什么事啦？把孩子扶起来！把他交给他父亲。

众人 可怜的孩子哭了。他渴了吧，给他一点水喝！

法赫米 啊，妈啊！

拉伊法 姨的心肝，到这边来。（把他拉到身边）

法赫米 姨！他们弄的我筋疲力竭。

拉伊法 姨的宝贝，你好好的。

〔警察局长悄悄地把阿布·卡塞姆推开，离阿布·赫尔远点。

法赫米，你没错。

法赫米 那他们为什么老缠着我？

拉伊法 你为什么不懂翻译？

法赫米 姨，我并不很懂他们的话。

拉伊法 哦，主啊！那么你在那儿是怎么参加考试的呢？

法赫米 那时，我是用阿拉伯语回答问题。

拉伊法 孩子，你不能用法斯库尼亚语回答吗？

法赫米 根本不能。

拉伊法 好吧，那么他们懂得阿拉伯语吗？

法赫米 不懂。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把我的回答翻成英语。

拉伊法 哦！他们还懂得英语？

法赫米 不，另外一个人又把英语翻成罗马尼亚语。

拉伊法 哎呀！他们还懂罗马尼亚语。

法赫米 请让我讲下去。

拉伊法 听你讲下去。

法赫米 我们讲到哪里了？

拉伊法 讲到罗马尼亚语了。

法赫米 啊，罗马尼亚语之后，又有人把它翻成……

拉伊法 罗马尼亚语之后又翻成什么？

法赫米 啊！

拉伊法 翻成比斯里里语。

法赫米 不，翻成俄语。

拉伊法 哦！我明白了。

法赫米 你明白什么？

拉伊法 他们已经发给你文凭了，可是你的考卷至今他们还没看呢。

法赫米 你到那里去过吗？

拉伊法 我没去过。但是，我倒是需要旅行的。

法赫米 哎呀！姨，如果你到法斯库尼亚去旅行……

拉伊法 见鬼，我去干吗？去拿博士学位吗？我们国家还缺少它吗？

阿布·赫尔 博士，走吧！

法赫米 是，爸爸。

阿布·赫尔 喂！博士，让你妈点几根香给你熏熏，去去邪气。

法赫米 好。（下）

拉伊法 小小的年纪，人们嫉妒他什么呢？

阿布·赫尔 求真主保佑他，不要被人妒嫉吧。

〔代表团团员之一用法斯库尼亚语讲了一句话。

〔翻译清了清嗓子。

凯威 看来他的话一定跟其他团员的话有些不同。

翻译 引诱人的同志说，

伊法特 （改正重译）尊贵的同志说，

翻译 乱飞时间，

伊法特 浪费时间，

翻译 用这种工具，

伊法特 用这种方式。主啊，你认真地思考以后再翻吧。

翻译 因而怀疑

伊法特 由此导致

翻译 会议跌入延长。

伊法特 会议陷于停顿。

凯威 你们两个人的话一点联系也没有。

伊法特 请原谅，这个翻译的话我还能听懂一些。要是换另外一个人的话，您该怎么办。

凯威 那就更糟了。

伊法特 是的,那就更糟了。

翻译 什么?

凯威 老兄,不要问这问那的,你还是呆在那儿吧!

伊法特 我觉得欢迎仪式该结束了。

凯威 我也这么看。

伊法特 你们看这个欢迎会开到什么时候为止? 我看我们把它结束了吧!

凯威 哦,哦,有什么不可以? 弟兄们,请,请吧!

翻译 (说了一句俄语)

代表团 哈拉烧,哈拉烧(俄语:好,好)。

拉伊法 孩子,这些人的话里有一半都是“哈”、“烧”组成的。

瓦杜德 这句话他们经常挂在嘴边。

萨阿达维 弟兄们,真主保佑我们。

凯威 真主伟大!

阿布·赫尔 阿布·卡塞姆,甭管他们了,别再为他们操劳了。

阿布·卡塞姆 一切由真主安排吧! 真主会很好关怀我们的。

众人 啊! 主啊!

拉伊法 主啊! 会好的。羊羔的代价也会得到补偿的。

[众人坐在那里,互相观望,沉默着。

瓦杜德 朋友们，你们是在思考问题吗？

众人 嗯！

瓦杜德 你们是不是在想，在这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得到幸福。

阿布·赫尔 可能的。

瓦杜德 萨阿达维。

萨阿达维 真主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不了解他们，也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我想他们还是怀着善意的吧。

拉伊法 好！你看他们干吗到这儿来。

萨阿达维 难道他们是白来的吗？

拉伊法 啊呀！

阿布·赫尔 就是说他们到这儿来举行会谈？

拉伊法 会谈什么？

〔夏赫特出现，站在大家后面注意听他们讲话。〕

阿布·赫尔 他们说他们是来给我们建立企业的。

瓦杜德 哦！

拉伊法 什么企业？

萨阿达维 可能是石油企业吧！

众人 可能。

瓦杜德 可能是磷酸盐企业。

众人 也可能。

阿布·赫尔 他们说凯法尔萨拉姆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制造原子弹的油矿。

众人 好啊！

夏赫特 真无知，它的名称叫轴。

拉伊法 你这个知识分子，别太狂了。

夏赫特 没落的资产阶级走狗，封建主义的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残余，以无产阶级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以便腐蚀和挫伤解放运动的理想。要是有人能理解我的话，我就砍断我的胳膊。

瓦杜德 要是你能理解你本人，我就砍断我的胳膊。

〔夏赫特狠狠地瞪了大家一眼，走出。〕

萨阿达维 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勘探和开发制造原子武器的矿产。

瓦杜德 可不是吗，难道他们是来玩乒乓球？这些科学家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口袋敞得开开的，手伸得长长的，要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能到这里操心，看你的脸孔？

萨阿达维 我还是不懂他们到这里干吗。

阿布·赫尔 明天你从报纸上和广播里就会知道他们来干吗了。

拉伊法 弟兄们，你们歇歇吧，我很了解他们为什么而来。

萨阿达维 好！你说为什么来？

拉伊法 他们是来吃羊羔的。

阿布·赫尔 哟！

萨阿达维 我们别再提羊羔的事啦。

阿布·赫尔 我们和羊羔有什么关系？

萨阿达维 你说什么？羊羔是我们的。

瓦杜德 说得对，羊羔是我们的。

阿布·赫尔 可是被吃掉了。

瓦杜德 什么，羊羔，被吃了！

阿布·赫尔 啊！

瓦杜德 我们没有了。

阿布·赫尔 完全对。

拉伊法 你们两个人可要小心。我现在可不用担惊受怕了。

阿布·赫尔 为什么？
萨阿达维

拉伊法 我曾经有过一只羊羔。

阿布·赫尔 唔。
萨阿达维

拉伊法 被人们吃了。

瓦杜德 我们没有了。

拉伊法 你们呢？

阿布·赫尔 我们怎么啦？
萨阿达维

拉伊法 代表团还要呆在这里，只要他们在这里，他们就要吃啊，饿啊，消化啊！然后他们又要吃啊，吃啊，一个劲地吃啊！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了。代表团

就到你们那里，张着大嘴，一个一个轮流地吃你们。你们每个人都有羊羔。你有，你有，你也有，你们都有。哪里有羊羔，他们就到哪里吃。你们需要付出你们的血汗和孩子们的口粮。你们为你们的客人，为你们的“亲人”和你们的朋友付出代价，为你们的友人付出昂贵的“友谊”的代价。

（灯光转暗）

凭大仁大慈的真主之名

第 二 场

〔场景同前。壁障把舞台隔成两部分。挂上牌子，上面写着：禁止通行！禁止停留！禁止靠近！禁止拍照！〕

〔一群村民进来，他们首先看见牌子，围成半圆形站着，背对大厅。〕

萨阿达维 主啊！真好啊！凯法尔萨拉姆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阿布·赫尔 孩子，别说话。

萨阿达维 为什么不能说话？

阿布·赫尔 当心人家再给你挂上一个禁止说话的

牌子。

萨阿达维 是啊，随他们的便吧！房子是祖先留下来的，
可是被西方人占去了！

瓦杜德 老弟，这样说不好，人家都是朋友啊！

萨阿达维 你说什么？老兄！

拉伊法 他们支持我们的事业。

萨阿达维 支持什么啦？太太！

瓦杜德 他们使用否决权——“费托”。

拉伊法 “费托”牌，先生！

萨阿达维 什么牌？

拉伊法 “费托”牌洗衣粉，又细又软……

瓦杜德 哎呀！慷慨的真主，你看，要是没有这个代表团，你到现在恐怕连什么叫“费托”也不懂，说不定你还以为是吃的东西哩！

〔场外音：喂！弟兄们，干吧！

瓦杜德 干什么？

〔场外音：难道我们能袖手旁观，眼看着我们村子搞成这个样子吗？

拉伊法 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又能干些什么呢？

萨阿达维 不！我们能，我们能，我们能……这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不保卫它，谁来保卫它！

瓦杜德 小伙子，你不害臊，这样说多不好。你保卫什么，人家是朋友。

萨阿达维 瓦杜德，别这样说，我的肺都快气炸了。

拉伊法 哎呀，孩子，你别太激动了。……当他们要吃羊羔的时候，全凯法尔没有一个人表示愤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卫它。

萨阿达维 当时情况不清楚嘛。

拉伊法 孩子。

萨阿达维 是啊，当时情况没搞清楚。

瓦杜德 后来就看清楚了，是吧？

萨阿达维 咱们自己人之间随便说说，我看代表团给我们带来了灾难，老实说，没给我们带来一点好处。

阿布·卡塞姆 主啊！你说些什么呀？

萨阿达维 我没说什么呀！

拉伊法 赞美真主，你没说什么吗？

萨阿达维 主啊！我什么也没说，冬天总是冷的，水泥总是硬的。

瓦杜德 阿布·卡塞姆，你说说吧！

阿布·卡塞姆 好吧。

瓦杜德 等两分钟。

阿布·卡塞姆 好，两分钟也好，三分钟也好，反正我听你的。

瓦杜德 代表团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布·卡塞姆 究竟干什么……？

瓦杜德 对……

阿布·卡塞姆 真主保佑,我也不知道。

拉伊法 那谁知道呢?真伤脑筋。

阿布·卡塞姆 只有真主知道。

瓦杜德 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阿布·卡塞姆 要我直说吗?

瓦杜德 是啊。

阿布·卡塞姆 我开始相信你们的话了。

瓦杜德 什么话?

阿布·卡塞姆 他们是为了吃羊羔来的。

拉伊法 这可是他亲口说的。这位凯法尔的第一负责人
终于承认,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吃我们的穆斯亚德羊
羔的。

瓦杜德 新闻报道说什么啦,阿布·卡塞姆?

阿布·卡塞姆 没说什么。

瓦杜德 最近一次报道说什么啦?

阿布·卡塞姆 说要起雾。

瓦杜德 还有呢?

阿布·卡塞姆 还有云。

瓦杜德 还有什么?

拉伊法 嘿!还要起风呢!

萨阿达维 什么意思?

阿布·卡塞姆 就是说谁也不明白。他们来了,盘腿坐
着,什么都对我们封锁,当然谁也不明白罗。

阿布·赫尔 是不是来考查这个地区的情况？

拉伊法 你说谁呀？

阿布·赫尔 就是他们。他们到这里来对地形、土壤的种类、利用的可能性进行全面的现场考查。

拉伊法 你胡说些什么？什么地形？什么土壤？

阿布·赫尔 他们不是来考查土壤的吗？

阿布·卡塞姆 这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阿布·赫尔 我想是这样。

阿布·卡塞姆 我倒不这么看。到目前为止，这个代表团的_{任务}还是不清楚的。任务是什么？为了什么？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阿布·赫尔 但肯定他们是要搞一些工程的。

阿布·卡塞姆 当然。

拉伊法 他们搞的工程是为了支援我们，还是为了钱？

阿布·卡塞姆 是啊，他们说目前是不要钱的。

拉伊法 只要支票。

阿布·卡塞姆 分期付款。

萨阿达维 先知啊，真是些“正人君子”呀！

阿布·卡塞姆 请原谅，他们是要利息的。

拉伊法 还要利息！

阿布·卡塞姆 唔！

拉伊法 哎呀！真是遭灾啦！究竟是什么使我们这么遭罪呢？

阿布·卡塞姆 还不是他们造成了我们的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币值下跌！

瓦杜德 请原谅，我们欠了多少债了？

阿布·卡塞姆 不多。

瓦杜德 多少？

阿布·卡塞姆 呵，大约六亿。

拉伊法 埃镑？

阿布·卡塞姆 当然！难道还是埃分？

瓦杜德 请原谅，我们每人平均要摊多少债务呢？

阿布·卡塞姆 你问这个干什么？

瓦杜德 我有我的自由，我不能卖东西、典当东西去还债。

阿布·卡塞姆 不用，你放心好啦！他们现在不会要钱的。

拉伊法 那要什么呢？

阿布·卡塞姆 根据目前的协定，他们要棉花。

拉伊法 真不幸，他们要我们的棉花！

阿布·赫尔 作为交换，他们给我们机器。

拉伊法 然后呢？

阿布·赫尔 我们操作机器，进行生产。

拉伊法 就这样吗？

阿布·卡塞姆 然后，他们再把产品拿走。

阿布·赫尔 他们给我们化肥作交换。

拉伊法 粪肥吧！

瓦杜德 什么粪肥，别这样说。在国际协定里他们叫做“化肥”。他们包装好，放在袋子里寄给我们。袋子上都写着“化肥”，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些什么玩意儿。

拉伊法 嘿，哈拉烧！哈拉烧（俄语：好！好）！

阿布·赫尔 我们施肥，种棉花。

拉伊法 他们把棉花拿走。

瓦杜德 再给我们机器。

拉伊法 我们开机器，把产品给他们，然后他们又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阿布·卡塞姆 真主保佑你。

拉伊法 那我们吃的东西从哪儿来呢？

阿布·赫尔 他们说给我们运小麦来。

拉伊法 他们种小麦吗？

阿布·卡塞姆 不，他们的小麦是从美国来的。

萨阿达维 然后再给我们……

瓦杜德 再把棉花拿走……

拉伊法 干嘛这么折腾，我们种小麦不就得了吗？

阿布·卡塞姆 是呵，可棉花怎么办呢？

拉伊法 我们从美国进口棉花。

阿布·卡塞姆 再卖出去。

拉伊法 卖给法斯库尼亚吧？

阿布·卡塞姆 他们拿它去干什么？

拉伊法 向美国出口。

阿布·卡塞姆 然后呢？

拉伊法 美国把粪肥卖给他们。

众人 啊哟！

拉伊法 瓦杜德，来，帮我写封挂号信。

瓦杜德 还要写？

拉伊法 听我说，我侄子法拉吉住在美国，他那里有小麦、布匹、大米、小鸡、克娄巴特拉女皇^①牌香烟，什么都有，告诉他给我们寄两张最近一班的轮船票来。

瓦杜德 太太，你侄子在美国住了二十年，阿拉伯语早忘光了。

拉伊法 那你用美文给他写信！

瓦杜德 可我不懂美文。

拉伊法 喂，起来吧，别在这里坐着啦……用挂号信给他寄一张白纸，他就会知道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夏赫特进场，看着场上的人，人们停止了谈话，其中一个人看着他。〕

瓦杜德 好！

夏赫特 什么？什么？

① 克娄巴特拉女皇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皇（公元前 51 年—公元前 30 年）。

瓦杜德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们？

夏赫特 我有我的自由。

瓦杜德 什么自由？

夏赫特 行动和欣赏风景的个人自由。

瓦杜德 那就随你的便吧。

夏赫特 听我说，先生……要谴责由于误解在冲突中产生的表面分歧，以及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在革命进程中紧密合作，这些是符合软弱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

瓦杜德 什么意思？

夏赫特 我是为你们的利益讲的。

瓦杜德 我的利益我自己知道，老兄！

夏赫特 我更了解事情的真相，更切望实现你们的利益。

瓦杜德 假如你是清真寺的伊玛姆^①，你说这种话，我就不跟着你做礼拜了。

夏赫特 传统的形而上学统治的、失败的、消极的社会，仇恨已经渗到它的骨髓里去了。

拉伊法 （要站起来和他吵架）当心点！不害臊的家伙！

阿布·赫尔 他没有说什么。

拉伊法 说了这么多，还没说？

阿布·赫尔 他没有说什么，他并不想说什么，他也不明

① 伊玛姆，阿拉伯语音译，意思是伊斯兰教长，做礼拜时，他站在信徒前面领导礼拜。

白他说了些什么。

群众甲 我们也不明白他说了些什么。

阿布·卡塞姆 这是一个轻浮的孩子，读过两本书，背过两本书，不管遇到谁，总得说上两句什么帝国主义厚颜无耻……之类的话。

〔夏赫特急下。

瓦杜德 你奇怪吗？

萨阿达维 这孩子对你讲了些什么呢？……主啊！孩子，错了呀！

瓦杜德 我们老是没完没了地说，这是孩子，那是孩子，让孩子们去犯错误。今天是个孩子，明天就会长大成人，他的错误也会跟着更加严重，他也许会堕落到这样或那样的地步……可是谁来承担他的错误呢？谁来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呢？

拉伊法 由别人来付吗？……在英国人统治的日子，英国人以前的日子，英国人以后的日子，我们几辈人都付出了代价，有的时候付出小麦，有的时候付出棉花。

瓦杜德 有的时候付出山羊羔。

拉伊法 提起山羊羔，那还好说，山羊羔还会再有，而有些东西是无法补偿的。我知道有些人用自己的孩子做代价支付出去，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为的只是打一场官司。可是谁也不知道法院在哪里，不知道谁是被告，谁是法官。有些人把自己的荣誉拿出来做代

价。还有些人，有些人的孩子——我没有必要说出是谁，谁，他们把自己的荣誉出卖给狗。哪一只狗会支付代价呢，还不是拿走就是！即使得到一点微薄的东西，还不等于白白地把荣誉送出去，一无所得。多大的损失啊！下贱的东西！

萨阿达维 我看，太太，你别这样那样地说了，让人知道了不好。

〔邮递员上。

邮递员 拉伊法太太！

拉伊法 什么好消息？……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吧？！

邮递员 电报！

拉伊法 呸！（啐了一口唾沫）开罗来的吗？

邮递员 开罗上边点儿。

阿布·赫尔 从利比亚来的。

拉伊法 不害臊的家伙，我又不是你的姑娘，当心我脱下鞋子来抽你。

邮递员 慢着！慢着！先收电报再脱鞋吧！

拉伊法 给我！谁来的？

邮递员 （递电报）从美国来的。

众人 什么？从第一世界来的？！

拉伊法 从哪儿？（昏倒在椅子上）

瓦杜德 拉伊法！真主保佑你！你信仰惟一的主吧！你是一个穆斯林！是吧？

邮递员 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死了吗？

瓦杜德 该死的，没有礼貌的东西！象这样一位女公民收到美国来的电报，你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一下子给她，刺激她呢？

邮递员 我还是试探着交给她的。

瓦杜德 主啊！拉伊法！你醒了吗？

拉伊法 谁来的？

瓦杜德 你将要会见的人来的，你的侄儿法拉吉来的。

拉伊法 电报呢？

邮递员 主啊！凭您的智慧，一个住在穷乡僻壤的人竟然收到从美国来的电报，而我住在城里，连开罗的信也收不到一封。（退下）

拉伊法 瓦杜德，你念给我听听！

瓦杜德 念什么？这是用英文写的。

拉伊法 （瞟着法赫米）我的孩子，法赫米！

法赫米 唉！

拉伊法 向真主起誓，你别说你不懂英语，要不，我会扯碎你用来咋呼人的博士学位。

法赫米 让我试试看，试试看，电报在哪儿？

瓦杜德 这就是！

〔法赫米取出眼镜带上，久久地看着电报。〕

拉伊法 但愿电报最好没有什么意外的事。

法赫米 （念电报）阿来夫阿历克斯斯脱卜。

拉伊法 什么意思？

阿布·赫尔 孩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别叫人摸不着头脑。

法赫米 阿来夫，阿历克斯，斯脱卜。

瓦杜德 这个“斯脱卜”的意思我们都知道。

拉伊法 好！……什么意思？

瓦杜德 意思就是“斯脱卜”。

萨阿达维 完全对！

拉伊法 还说什么？

法赫米 阿来夫，阿历克斯，……

萨阿达维 别着急，法赫米先生。

阿布·赫尔 你不是说慢慢来吗？你就尽量念慢一点，
把它念清楚，反正我们又没有别的事。喝杯柠檬水！

孩子，喝杯柠檬水！

拉伊法 给我来点喝的！

众人 要热的，快！小伙子！

拉伊法 一杯石榴水！

瓦杜德 什么事？怎么这么难产？

阿布·赫尔 慢一点，博士，真主帮助你。

法赫米 我肯定能翻出来的！

阿布·赫尔 当然罗！电报讲什么？快，好样的！

拉伊法 博士，说呀！

法赫米 阿来夫，阿历克斯……

众人 斯脱卜、

法赫米 让真主毁灭魔鬼头子吧！

瓦杜德 让真主毁灭那些封赠你博士学位的头子吧！

阿布·赫尔 什么事？瓦杜德！

瓦杜德 你对自己的儿子一点儿也不了解，三个字就译
出一身冷汗，你还说他是博士！

阿布·赫尔 老实说，我的儿子又没有在美国学习过。

拉伊法 什么意思？

阿布·赫尔 我儿子是在东方集团学习的。

拉伊法 从东方集团到西方集团，你都要倒霉的。

夏赫特 白色帝国主义已经把它们的帐篷支在弱小的无
产阶级墙脚了，这是历史事实。

拉伊法 过来，你这个口不离帝国主义的人！

夏赫特 是！

拉伊法 你会念吗？

夏赫特 哈哈！流氓地痞……市侩……暴徒……很遗
憾！他们都混在劳动阶级当中了。

拉伊法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就是把地球拿起来
压在我们头顶上也行，只要你能翻译。

夏赫特 阿来夫，阿历克斯，斯脱卜，因堤秃，弗鲁吉。

众人 好！译吧！

夏赫特 就是“到达亚历山大”。

法赫米 电报上写的是“阿历克斯”，句点，本月二十二，

签名是“弗鲁吉”。

夏赫特 糊涂虫！“阿历克斯”就是“亚历山德里亚”，也就是“亚历山大”。

法赫米 哦！

拉伊法 法拉吉！就是法拉吉！

夏赫特 电报上写的是“弗鲁吉”。

拉伊法 如果真主愿意的话，哪怕就是“胡鲁吉”^①也罢！

（自言自语）你开心了吧！拉伊法！你的侄儿已经到亚历山大了。

瓦杜德 二十二号是哪一天？

阿布·赫尔 今天几号了？

众人 （互问）今天……今天……弟兄们看看今天几号了？今天几号了？……今天几号了？……

瓦杜德 真是叫人发昏的年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今天是几号。

法赫米 今天是……

拉伊法 住口！你连“阿历克斯”都不知道，还知道今天是几号？！……今天几号？你这个口不离帝国主义的人！

夏赫特 今天是二十八号。

瓦杜德 电报是哪天发出的？

① 胡鲁吉的意思是滚蛋，用“弗鲁吉”一词的近音词影射要“代表团”（也就是苏修）从埃及滚蛋。

夏赫特 十九号发出的。

萨阿达维 呀！今天二十八号啦……

拉伊法 来得好快！

瓦杜德 九天啦！还快？

拉伊法 不是从美国来的吗？

夏赫特 收报的时间是二十号二十二点。

瓦杜德 几点？

夏赫特 二十二点。

瓦杜德 美国的钟点数到二十二点吗？

夏赫特 糊涂虫！二十二点就是我们的凌晨两点。

瓦杜德 好啦，别罗苏啦！

萨阿达维 二十号收的电报，二十八号才送到这里。

拉伊法 主啊！我还说来得真快哩，……得了，我父亲死了多少年了？

瓦杜德 你不是说二十年了吗？

拉伊法 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来个电报慰问一下。

瓦杜德 他不是来了！

拉伊法 是来了。我父亲死了，他连个电报也不来，象话吗？

瓦杜德 不，可能他正在准备礼物，等你银婚的时候寄给你。

拉伊法 好，真主保佑你！

萨阿达维 祝贺你，太太！

拉伊法 兄弟！我接受你的预先祝贺，……但愿你父亲也吉祥如意！

瓦杜德 这么说，你侄儿已经到亚历山大了。过了六天还没见来……。

拉伊法 老兄！他坐火车来，车站相会吧！

萨阿达维 他可能会打电话找你，他坐在那边等着你通话哩！

拉伊法 真糊涂！我们身边哪有电话呢。

阿布·赫尔 你们肯定是在哈尔通旅馆，或是希尔顿旅馆会见他。

夏赫特 资产阶级！乘机向上爬，抢夺为生存而斗争的劳动阶级的利益。

瓦杜德 真叫人冒火！我怕触犯刑法，只同你说两句话。

夏赫特 两句话？！

瓦杜德 两句，不多！

夏赫特 讲什么？

瓦杜德 操你妈的……

夏赫特 没教养的东西！

拉伊法 瓦杜德！什么事？你同他说什么？

瓦杜德 他明白，我也明白。

拉伊法 嗯，好吧！我不明白。

〔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声。

声音 这是什么？

声音 汽车,小伙子们!……汽车,小伙子们!

拉伊法 但愿是法拉吉到了!

萨阿达维 从美国来,……乘汽车,……但愿车里有法拉吉。

瓦杜德 主啊,保佑法拉吉吧!

众人 阿悯!

瓦杜德 主啊!赏赐你可怜的奴仆衣食吧!

众人 阿悯!

瓦杜德 让几毛钱、几分钱见鬼去吧!

众人 阿悯!

瓦杜德 主啊!我们为几十个皮阿斯特、几个先令而奔波,你怜悯我们吧!

众人 阿悯!

瓦杜德 你让我们加入百万富翁的行列吧!

众人 阿悯!

瓦杜德 让我们成为财主吧!

众人 阿悯!

瓦杜德 主啊!让我们成为幸运的人吧!赐给我们美元和英镑吧!

众人 阿悯!

瓦杜德 你是大聪的主,全知的主!

众人 阿悯,真主啊!

〔法拉吉偕妻上。

法拉吉 迈安特(英语：我的姑妈)！

拉伊法 你是谁？

法拉吉 姑妈！歛克斯克优兹米，艾冬特里面伯(英语：请原谅，我记不得)很多的阿拉伯语啦。

拉伊法 真使人为难！我们这里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电报翻出来，嗯！我找谁来给你翻译呢？

法拉吉 姑妈！

拉伊法 姑妈的心肝！我等了二十年了，我常说，法拉吉啊！愿真主保佑法拉吉！你来了，却忘了阿拉伯语。

法拉吉 没有忘记太多，歛克斯克优兹米，团堤依阿斯(英语：请原谅，二十年来)，我在弟斯特歛次(英语：美国)不大讲阿拉伯语。

瓦杜德 (向法拉吉妻)太太，歛克斯克优兹米，你会讲阿拉伯语吗？

布贝 会一点点。

瓦杜德 (对法赫米)你这个东方集团的人看看，一个外国女子，不信我们的宗教，也不信你的宗教，可是她第一句话就用阿拉伯语回答我。

布贝 法拉吉博士常常讲阿拉伯语，我懂得一点儿，安特(英语：姑妈)！

拉伊法 姑妈的心肝！你的话完全可以听懂。

萨阿达维 法拉吉博士光临啦！

〔布贝向在场的人分发口香糖、果酱罐头和其它东西。〕

布贝 迭特依兹吐优(英语：这是给你的)。

萨阿达维 太多了！

阿布·赫尔 她喜欢你，孩子！

〔另一角落围上一群人观看。〕

拉伊法 他们看什么？

代表团团员之一 达斯达尤特康夫埃特，哈拉烧(俄语：分发糖果，好)！

拉伊法 好个屁！看看这个体面的人！他们来了，全村都轻松痛快。你们一来就把我们折腾死了，全村的葱、姜、蒜……全吃个精光！

瓦杜德 哼！来了个大吃大喝的代表团！

拉伊法 法拉吉博士，你给我们增光啦！

法拉吉 山克优，安特(英语：谢谢您，姑妈)。

拉伊法 这个“安特”叫得多甜！

法拉吉 姑妈！

拉伊法 对，就这样叫！（对自己）拉伊法啊，你在第一世界也有了个后代了。

法拉吉 姑妈，微拉哦夫优阿斯(英语：您的别墅)在哪儿？

拉伊法 我的别墅……你问他们好啦！

瓦杜德 谁的别墅啊！朋友们早就把它占了。

法拉吉 活特(英语：什么)？

拉伊法 孩子，法拉吉，他们占了我们的房子，牵走了羊羔，拿光了所有的东西。

法拉吉 姑妈，拔特蒿(英语：但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拉伊法 孩子，你姑妈是个没主意、没能耐的人，又没有靠山。在这里没有靠山就得遭灾受难。要是灾难来自敌人，还没什么可说，可是它是从朋友那儿来的！

布贝 活特阿铺阿费漏(英语：一个多么可怜的人啊)！

法拉吉 姑妈，客姆(英语：请过来)。

拉伊法 什么？

法拉吉 过来啊！姑妈，咱们一块住到旅馆去，然后上花园饭店，然后再买一所别墅，安歛克赛伦特温(英语：一所高级的别墅)。姑妈，你没想到艾歛姆帷里梨去(英语：我是非常富有)的吧。

法赫米 梨去，梨去。

众人 什么？

法赫米 那是英语，意思是富有的。

阿布·赫尔 真主啊！他在翻译哩。

拉伊法 这个该死的，就你知道。好啦，走开吧！

布贝 艾来克走兹批破帷里墨去(英语：我非常喜欢那些人)。

法拉吉 安德米吐(英语：还有我)。

瓦杜德 他们讲些什么？

法赫米 稀里糊涂的，听不懂。

拉伊法 起来，瓦杜德！

瓦杜德 到哪儿去？

拉伊法 和我侄子法拉吉一起走，他用美文说了给我安排好一切。

瓦杜德 你走吧，我不走！

拉伊法 为什么？

瓦杜德 我就呆在这里，一步也不离开。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期望任何人的施舍，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救济，我要呆在这里夺回我的权利，拿回我的房子。然后，一切都会变好的。

法拉吉 迭次来特（英语：说得对）！

布贝 活特（英语：什么）！

法拉吉 瓦杜德先生说得对，你不应该沉默，优孩夫吐法艾特（英语：你必须斗争）。

拉伊法 活特？

法拉吉 必须战斗！

拉伊法 哎呀，我们又要打仗了。

法拉吉 优阿额布来距德（英语：你们是被迫的）。每个人都应该争取权利。没有获得权利以前，优孩夫吐法艾特。

法赫米 什么意思？

瓦杜德 你呀，我们不用翻译就明白了。我们知道我们

的权利在哪里,我们也知道要怎样把它夺回来。

〔阿布·卡塞姆上。〕

阿布·卡塞姆 欢迎,以真主的名义,好极了,这几位是谁?

法拉吉 我想起来了,你是……先生。

阿布·卡塞姆 什么先生,我是阿布·卡塞姆。

法拉吉 阿布·卡塞姆……艾哥特埃特(英语:我可见到)你了。

阿布·卡塞姆 啊,这位是谁?

拉伊法 我侄子法拉吉博士。

阿布·卡塞姆 法拉吉先生,说真的,还没认出来是你呢!年轻人,拥抱一下吧!(走向法拉吉的妻子)欢迎!

瓦杜德 不用拥抱啦!

布贝 哈喽,格列德吐西优(英语:你好,我见到你很高兴)。

阿布·卡塞姆 你也很高兴?

布贝 耶斯(英语:是的)。

阿布·卡塞姆 我还该说些什么呢?

拉伊法 阿布·卡塞姆,到这里来!

阿布·卡塞姆 好!

拉伊法 你了解我们的处境。你的家很宽敞,又明亮,又体面。

阿布·卡塞姆 这都是真主的恩典!

拉伊法 我们那儿可不行啊！我想客人们应该住到你家去。

阿布·卡塞姆 噢？！

拉伊法 他们不是朋友吗？

阿布·卡塞姆 是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家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拉伊法 什么？

阿布·卡塞姆 孩子们都长大了，妇女们再和他们住在一块不太合适了。

拉伊法 那么，我要我的房子！

阿布·卡塞姆 也不是我占的。

萨阿达维 不是你把房子交给他们的吗？

阿布·卡塞姆 孩子！

萨阿达维 孩子怎么啦？

阿布·卡塞姆 你走开吧！

萨阿达维 要是我不走呢？

阿布·赫尔 让代表团住在你家，把拉伊法的房子给腾出来。

阿布·卡塞姆 好啊！你们都串通一气了。好啦！不要再捉弄我啦。我现在没法子给你们讲清楚。（下）

瓦杜德 我没法子叫他们满意。

萨阿达维 来吧！祝福先知吧！

众人 愿真主赐福他！

萨阿达维 说来说去,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群众甲 没有话了,也没有和平了。阿卜杜·瓦杜德和拉伊法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占了他们的家,也就会占我们的家。

拉伊法 这些人要是不好好离开这儿,我们就扭断他们的脖子。

群众甲 得给他们来硬的。

阿布·赫尔 可是他们有武器呀!

瓦杜德 如果真主愿意的话,他们还可能有原子弹,可是我们有真理。为真理而牺牲就是为真主牺牲。让我们每个人都拿起锄头,针锋相对地跟他们干。

众人 弟兄们,干吧!

弟兄们,干吧!

[他们来来往往,每人手中都握着锄头或棍棒,随着乐曲声向前逼近,另一方则做好了防备的姿态。

夏赫特 世界已面临火山的边缘了。凶恶的右派势力企图进攻爱国解放力量,真是犯罪。这是对解放的斗争事业的背叛。

[警察局长和阿布·卡塞姆出现,后跟警察数人。

……沉默片刻。

凯威 和平村^①就这样了?!

① “萨拉姆村”的意思就是“和平村”。

瓦杜德 阁下,和平村已经不再存在,变成了投降村了。

凯威 哼,难道没有政府了吗?

拉伊法 政府在哪儿呢?

凯威 没有地方政权了吗?

瓦杜德 他们都说有。

凯威 你们就这样对待朋友们?! 好啊! 你们竟决定这样? 你们在干什么?

〔法斯库尼亚代表团团员之一讲了一句话。

拉伊法 你呀,就是这帮人把你弄来的。

凯威 (愤怒地)得了!

拉伊法 你听,他们在说什么?

凯威 说什么?

拉伊法 我不知道。

凯威 住口!

众人 是,遵命!

凯威 你们听着,只有一句话!

众人 什么?

凯威 你们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

众人 什么?

凯威 要克制自己,要克己!

警察 (重复)克己! 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还是克制自己为好,自己克制自己比我来管制你们要好!

凯威 真可耻! 真可耻! 我真羞死了,在朋友们面前,我

的脸往哪儿摆啊！

拉伊法 戴上个假面具。

凯威 什么？

阿布·卡塞姆 我说，先生，不要和他们计较吧，这些人
不知羞耻，你给他一个指头，他就会把你整个胳膊都
吞掉。

拉伊法 还有呢？

阿布·卡塞姆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谁有力量谁就行！

拉伊法 还有呢？

凯威 今天你就算了吧。以我的名誉担保，否则你准得
倒霉！

拉伊法 （想说什么，阿卜杜·瓦杜德拦住了她）得意忘
形的家伙！

瓦杜德 没有必要嘛！

阿布·卡塞姆 大家马上都散开吧！……走吧！

凯威 警察！

警察 是，先生！

凯威 把他们轰走！必要时可以用武力。

拉伊法 果然要动武了。我们互相打架，他们在一边看
热闹！

瓦杜德 为什么？没有必要。散开，散开吧！谁该干什
么就干什么去。走！走！走！

〔大家都慢慢地散开。

法拉吉 安特(英语:姑妈), 别管了,你同恩扣(英语:姑丈)和我们一起走吧!

拉伊法 到哪儿去?

法拉吉 到美国。

布贝 科姆微斯米吐阿美利加(英语:和我一起到美国去)怎么样?

法拉吉 安特,踹哟涩尔夫(英语:姑妈,自己去一趟)没什么坏处。

拉伊法 今后的事让他们去搞吧。

法拉吉 三个月,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三个月,然后你们再和我一起回来。姑丈嘛,他是听你的。

瓦杜德 没有什么区别,这儿和那儿都一样,也许那儿比这儿好些。

拉伊法 怕什么?走就走吧!

法拉吉 可能有阿纽昌斯(英语:一个新的机会)。

布贝 好运气!好运气!

拉伊法 我们不这么想。

法拉吉 为什么不……

瓦杜德 因为这一辈子命运总是对我们说不,不,不……

好吧,你把我们带走吧,可能有些希望。

法拉吉 梅比(英语:可能)。

布贝 可能。

瓦杜德 拉伊法,再考虑考虑。

拉伊法 什么“梅比”？

瓦杜德 你糊涂了，就这样答应？

拉伊法 机会来了，总不能放过，试试吧！各人的命运不一样，也许最后能走运，有好运气，哪怕就一次呢！当然多多益善。

瓦杜德 好，白，白（英语：再见）！

〔拉伊法和瓦杜德走向法拉吉和他的妻子。在乐声中，法拉吉夫妇向他俩张开手臂。〕

（幕 下）

凭大仁大慈的真主之名

第三幕

舞台上一派农村的自然景色。右侧长着几棵树，旁边是拉伊法和瓦杜德的新居。可以看到屋里有些摆设。农妇们用卷舌音发出欢呼声。一些农妇正在把一个冰箱和一个空气调节器搬入新居。阿布·卡塞姆等人在一旁观看。妇女们唱着：

银色的夜晚，灿烂的白昼，

我亲爱的来了，幸福降临了。

拉伊法出现在新居门口，她全身上下焕然一新，最时式的裙子，印花的窄短上衣。戴着开罗赫纳·赫里市场的首饰，头上装饰着象征吉祥的饰品，围着纱巾。

拉伊法 路克奥特(英语：注意)，姑娘们，你们当心埃阿
悬笛舜纳(英语：空气调节器)！亏克里(英语：快)，你
们俩亏克里！

众人 这是什么？

拉伊法 真无知，埃阿愚笛舜讷就是空气调节器。

众人 唉，太太。

拉伊法 （向内）喂，瓦杜德！

瓦杜德 （从内）唉。

拉伊法 快点！怎么搞的，你怎么把煤气炉放在澡盆里
泡了哈夫案奥阿（英语：半个小时）？

阿布·卡塞姆 真主会补偿你的损失的。

拉伊法 谢谢你。

阿布·卡塞姆 （叹了一口气）过去我们真是坐井观天，
现在可是开了眼界了。

拉伊法 你的眼睛只看到你鼻子尖上的一点东西，我亲
爱的。

阿布·卡塞姆 到这边来和我谈谈。

拉伊法 （走过来）活特（英语：什么）？

阿布·卡塞姆 你早先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恩典
降临了，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拉伊法 啊，阿布·卡塞姆，你不也是一样吗？在社会主义
联盟成立之前，你是什么样子啊？住在茅屋里，除
了节日穿的一件肮脏的长衫以外，什么也没有。可
现在过得比其他人都好多了。

阿布·卡塞姆 对，那仅仅是因为我的能力和才智，他们
选中了我。

拉伊法 那时，你被他们选中以后就走运了，又成了供应

商人，坐上了一部一百埃镑的胜利牌汽车，到处开来开去，可神气了！

阿布·卡塞姆 啊呀！这是用我的汗水，用埃镑买来的，不是用美元买来的。

夏赫特（讥讽地笑着）哈！哈！我跟你说几句话。

阿布·卡塞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夏赫特 腐朽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指着拉伊法）中央情报局的走狗。

拉伊法 哎，这是什么话？！

夏赫特 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有殖民主义的走狗，它们对无产阶级张牙舞爪，妄图消灭劳动人民的力量。

拉伊法 该死的，不叫劳动人民力量？

夏赫特（激怒地）怎么说呢？

拉伊法 叫人民大众力量！

夏赫特（更为激怒地）狗东西！

拉伊法（毫不在乎地笑着）喵喵……

〔夏赫特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阿布·卡塞姆 我从哪儿说起呢。

拉伊法 你要说活特（英语：什么）？

阿布·卡塞姆 我是说如果你有多余的冰箱，也就是用不着的冰箱，也就是说……哈……

拉伊法 对，说下去。

阿布·卡塞姆 我想买下它。

拉伊法 你买它干什么？

阿布·卡塞姆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刚才我亲眼看到你们家里有三个冰箱，你们怎么用呢？

拉伊法 这，温（英语：一个）放冰。

阿布·卡塞姆 一个了。

拉伊法 二一个，我在里面放水，谁要喝就喝。

阿布·卡塞姆 两个了，第三个呢？

拉伊法 第三个我留在那儿备用。

阿布·卡塞姆 真主怜悯那个用水罐的时代吧！

拉伊法 阿布·卡塞姆，你别和我争了。我也不跟你争了，这有什么意思呢？

阿布·卡塞姆 我们彼此都是一样的。（自问道）我的财富算什么呢？而你的呢，你将无限制地扩大到什么程度呢？

拉伊法 真主，我们最伟大的主啊！给我们一只长着两只眼睛的看家狗吧！

阿布·卡塞姆 主啊，凭您的智慧发誓，您是最公正的。
（走向他自己的住宅）

拉伊法 瓦杜德！

瓦杜德 干什么？

拉伊法 喂，瓦杜德，我清出了两根煤气管，第三根不见了。你呀，怎么回事？你一辈子没见过澡盆吗？

〔通讯社的记者伊法特上，同上的还有她的女同事，
她们走向拉伊法。

伊法特 哈喽！密丝兹拉伊法（英语：喂！拉伊法太太）。

拉伊法 哈喽！迈笛阿（英语：喂！我亲爱的）。

伊法特 主啊！主啊！堪优斯皮克英格里虚（英语：你会说英语吗）？

拉伊法 我会，艾堪（英语：我会），我的小姐。

伊法特 帷哩帷尔（英语：很好）。

拉伊法 帷尔（英语：好），但愿如此。

声音 哈……哈……哈哈……

拉伊法 滚开，下贱的，狗崽子，钩奥特（英语：出去）！（她
跟在后面追，用砖头扔）这个俘露（英语：蠢东西）！

伊法特 赞美真主，愿你平安，拉伊法太太！

拉伊法 山克优（英语：谢谢你），我亲爱的。

伊法特 你这次旅行很愉快吗？

拉伊法 因弟斯特歛次（英语：在美国吗）？

伊法特 唔。

拉伊法 诺特帷里斯特朗（英语：不怎么样）。

伊法特 什么意思？

拉伊法 不怎么样。

伊法特 噢？

拉伊法 对……欧洲的旅行倒不错，帷里姑德（英语：很好）。

伊法特 你们也去过欧洲？

拉伊法 当然喽。主啊！我们从阿历克斯上船，经过那不勒斯，在那儿吃了顿空心粉，然后在法国的维尔科斯特上岸，在那里逗留了三天。

伊法特 似里德歛斯（英语：三天）。

拉伊法 脱罗阿儒尔（法语：三天），我亲爱的。我们一到巴黎就说法语，以后就不说了。

伊法特 以后你们就说英语？

拉伊法 乌依，巴尔雷法朗赛（法语：是的，说法语），以后就巴尔雷安格来（法语：说英语）。

伊法特 这么说，你在巴黎很愉快吧！

拉伊法 我们不太愉快。瓦杜德，他很高兴。

伊法特 到处逛吧？

拉伊法 逛什么？你说谁？他进大学学习去了。

伊法特 光学语言吗？

拉伊法 什么语言？我们到达了两个小时以后，就开始背动词变化，例如“艾特尔”、“阿瓦尔”、“萨瓦尔”（法语：“是”、“有”、“知道”）等不规则动词。

伊法特 没教员？

拉伊法 没有辅导，没有同学。不是集体学习，也没有专门的课程。使用自动化的设备，耳朵里灌满了“我爱你”、“我崇拜你”、“旅馆”等等字句。

伊法特 无法理解，这样就是大学生吗？

拉伊法 主啊！什么大学？大学生从书本上学语言。然后在实践中学理论。

伊法特 还在工厂学吗？

拉伊法 对了。

伊法特 这个星期真了不起。我把你讲的话简略地记下来，然后去发表。

拉伊法 到了伦敦，咳，那就甭提了。

伊法特 怎么啦？

拉伊法 他手里拿着手杖，头戴礼帽，派普因嘻兹帽似（英语：嘴里叼着烟斗）。他好象是一个牛津大学毕业的绅士。

伊法特 说下去吧！

拉伊法 你瞧，什么酒吧间啦、妓院啦、夜总会啦，他一个也不放过，都要去逛逛。

伊法特 噢，好机会呀！

拉伊法 欸克斯克优兹米（英语：对不起），我说小姐，还是别讲这些了。

伊法特 哎呀！

拉伊法 就是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

伊法特 你们是住在旅馆里吗？

拉伊法 旅馆、旅……馆，在贺里德欸因（英语：假日旅馆）。

伊法特 （吹口哨）这可是第一流的旅馆啊！

拉伊法 我们过得很美。

伊法特 说下去。

拉伊法 法拉吉博士，我侄儿。

伊法特 您的侄儿？

拉伊法 耶斯（英语：是的），整个旅行都是他做东。

伊法特 他做东？

拉伊法 耶斯，一切费用都是他付的。

伊法特 我的主啊！

拉伊法 你知道，博士的家庭，应该保持相应的水平。

伊法特 噢！

拉伊法 这可是个身份问题。

伊法特 你说的对，什么样的家庭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水平。

拉伊法 听我说下去……

伊法特 嗯。

拉伊法 老实说，上面的说法还不很清楚，应该说这是个等级问题。

伊法特 嗨哟！

拉伊法 是的，愿真主怜悯阿卜杜勒·姆阿提先生。

伊法特 您的父亲？

拉伊法 是的。迈发泽（英语：我的父亲）。

伊法特 那时他是个封建主吧？

拉伊法 不是大封建主，可是很廉洁。

伊法特 这么说，他虽然挥霍，但参加劳动吧？

拉伊法 得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他每年只不过换一头毛驴。

伊法特 哎呀！

拉伊法 可不是，那时骑毛驴很时髦。可他不到必要的时候，是决不随便骑的。

伊法特 真主赐福他，他一定给你们留下一大笔遗产罗！

拉伊法 遗产吗？

伊法特 是的。

拉伊法 真主赐福他，他什么也没留下。

伊法特 好，可以的话，我提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读者介绍介绍你和你丈夫是如何发家致富的。

拉伊法 这得一步一步地讲。厄斯铁普，厄斯铁普（英语：一步一步）。

伊法特 好的。怎么发家的？

拉伊法 哈哈……

伊法特 如何……？

拉伊法 主啊！很多人都爱问这个蒿（英语：如何）的问题。

伊法特 主啊！究竟蒿？

拉伊法 哈哈……钩阿黑德（英语：说吧），把话说完。

伊法特 你是怎样发家的？

拉伊法 米（英语：我）？

伊法特 是的,你和你丈夫。

拉伊法 迈赫兹笨德(英语:我丈夫)?

伊法特 你们是怎样搞到这么一大笔财产的?

拉伊法 第盔斯存(英语:这个问题)提的好,很因波屯特
(英语:重要)。

伊法特 你讲吧,让我们了解了解。

拉伊法 我的丈夫是这么一个波森(英语:人),他能白手
起家,又很克列弗(英语:聪明)。

伊法特 噢。

拉伊法 他一帆风顺,取得了一切成就。

伊法特 哟!真了不起呀!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奥妙吧!

拉伊法 对,你写下来……在伦敦,我们住在豪华、舒适
的假日旅馆。靠上帝保佑,当时我的口袋里只有一
角钱。

伊法特 (记)开始是一角钱起家。

拉伊法 是克邻(英语:干净)的。

伊法特 就是说:是很干净的一角钱。

拉伊法 是洁白的一角钱。

伊法特 从洁白的一角钱起家,后来怎么样?

拉伊法 啊……

伊法特 怎么样?

拉伊法 我跟你说后来怎么样。我住在大饭店里。

伊法特 嗯。

拉伊法 吃啦！喝啦！又是咪特（英语：肉），又是飞许（英语：鱼），又是比阿（英语：啤酒）……

伊法特 哟！真是天堂的生活！

拉伊法 可不是吗！请原谅。就象在无边无际的大海
里，一切都令人感到精神振奋，无比新奇，你能说耨
（英语：不）吗？

伊法特 我也是这样看。

拉伊法 我也是这样。至于瓦杜德，他变了。

伊法特 你不该这样责怪他。（继续记录）

拉伊法 我到街上走走，散散步，呼吸呼吸空气。

伊法特 到外面去，在自由的空气里散散步。

拉伊法 什么“自由”？

伊法特 自由。

拉伊法 你这个“自由”是从哪儿来的？

伊法特 根据你的说法……

拉伊法 我说“自由”了吗？

伊法特 你没说自由。

拉伊法 好好听着。我这次出去，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欧
洲度过的。我不知道什么烦恼。请不要随便改动我
的话。

伊法特 太太，很抱歉。我们就去掉“自由”这个字。

拉伊法 请你认真地把我的话翻译好。在文章发表以前
交给我再核对一下。

伊法特 好的，一切都照办。

拉伊法 刚才我们谈到哪儿啦？

伊法特 刚才说到你上大街散散步，呼吸呼吸空气，没有自由这个字。衣袋里装着一角钱。

拉伊法 别忘了，这是一角洁白的钱。

伊法特 忘不了，都写在这里了，干净的一角钱。

拉伊法 对。有一天，我试试我的侄儿是不是个小气鬼。

当时他正站在旁边。

伊法特 嗯。

拉伊法 我对他说，铁尔米，朵克特，怀喏特优鸡夫米闷泥（英语：告诉我，博士，你为什么不给我点钱）？

伊法特 什么？

拉伊法 我一会儿再给你翻译。

伊法特 不用翻译，这句话用不着翻译。

拉伊法 清楚吗？

伊法特 怎么不清楚，这是英语。

拉伊法 好极了。我侄儿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大把钱；对我说，特敦克弟斯，安特（英语：拿去吧，姑妈）！

伊法特 （记录）对我说，特敦克弟斯，肮特！

拉伊法 （改正语音）安特，安特。

伊法特 （跟着念）安特，安特……

拉伊法 你老重复姑妈这个字，不怕累……

伊法特 说我累吗？

拉伊法 (抗议地)难道是我?

伊法特 你拿了钱,以后怎样?

拉伊法 我下了楼,直奔大街去。

伊法特 去买东西吗?

拉伊法 我买什么东西?我去大街,呼吸空气,就象别人一样。

伊法特 你都干了些什么了?

拉伊法 我东张西望,碰到一大堆人,都站在那里。我说的是一群交际的人。

伊法特 什么意思?

拉伊法 清醒点,好好听我说!

伊法特 好的。交际的人群指的是什么?

拉伊法 是指的交际的人群。

伊法特 啊……在伦敦?

拉伊法 我是个无知的人,你别奇怪。一个外乡人在这里完全变成了睁眼睛。

伊法特 是的。

拉伊法 我怎么办呢?

伊法特 站到队伍里去吧!

拉伊法 我就呆在那里。

伊法特 主啊!以后呢?这群人在干什么?

拉伊法 这是伦敦的一个有名的场所。

伊法特 这个地方有些什么名堂?

拉伊法 它叫泼雷伯依(英语：花花公子)游艺场。

伊法特 泼雷伯依？

拉伊法 泼雷伯依，这个词是从“泼雷”来的，那个地方管游艺叫“泼雷”。

伊法特 知道了，知道了。……不过，象你这样一位出身在阿卜杜·姆阿提正派家庭的受人尊敬的人，怎么到这种场所去呢？

拉伊法 哩吞安德普罗密斯德。

伊法特 什么？

拉伊法 哩吞安德普罗密斯德。

伊法特 什么意思？

拉伊法 命中注定的。哎，你不懂英文吗？

伊法特 不怎么懂，请包涵，我是个外行。

拉伊法 是的，是的，很遗憾。总之，我讲，你尽力弄懂吧！

伊法特 好，我设法弄懂命中注定是什么意思。

拉伊法 我进去了。看见一个大的轮盘，上面分成许多格，有着各种不同的颜色。

伊法特 噢！

拉伊法 有一个人一按电钮，盘子就象风车一样地转起来。

伊法特 不停地转着。

拉伊法 人群拥挤着。每转一次，人们就从衣袋里掏出

一把钱，放在格里。

伊法特 噢，这是如果特（英语：轮盘赌）。

拉伊法 主啊！你怎么知道？

伊法特 拉伊法太太，这是尽人皆知的玩意儿。

拉伊法 我怎么不知道？

伊法特 你不知道？

拉伊法 不知道。

伊法特 对你来说，这不难学会。后来怎么样？

拉伊法 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它活次德灭特（英语：是怎么回事）。

伊法特 哈哈。

拉伊法 我说，可能他们这些人卖了东西，想在那里捞一点，然后去买土地，订购公寓房子。小姐，你也象他们那样去干吧！

伊法特 你也把钱放在格子上了？

拉伊法 又一个人按了电钮，盘子就又转了起来了，转呀，转呀，我就盯着它转。

伊法特 你得弄清这是怎么回事。

拉伊法 对，我得弄清它的底细。

伊法特 真有趣，你说呀，太太，说下去！

拉伊法 最后，盘子停了。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又扔他们的钱。每个人都各干各的。他们都瞧着我，用英语骂人。

伊法特 瞧着你？

拉伊法 是的，哦尔哦夫跌姆（英语：所有的人）。

伊法特 啊！你赢了！

拉伊法 我那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到现在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伊法特 哎哟！说呀，说下去！

拉伊法 一个欧洲佬来到我跟前。

伊法特 面尼颞（英语：经理）。

拉伊法 这个面尼颞叫格罗比阿，他是绝不会亏本的。

伊法特 经理来了给你钱了吧？

拉伊法 一个巴斯克特（英语：篮子）。

伊法特 什么？

拉伊法 一个大巴斯克特，象洗衣盆那么大。往里面装钱，装呀，装呀，装得满满的，然后把它捆起来。

伊法特 慷慨的主啊！真是得来毫不费力气！

拉伊法 主啊！真是要什么来什么，凭真主的意愿，就是在海外，也能如愿以偿。

伊法特 你就捞到了一大笔财产了！

拉伊法 你别说这些。这时，那些扒手、地痞流氓都围上了我，钉住我不放。我对那个欧洲佬说：他们要抢我的钱，叫他们别这样！他对我说：什么？我说：请你找一个可靠的警察来。

伊法特 别开玩笑，警察都是可靠的。

拉伊法 你怎么不好好听啊！注意点！可靠的警察是……

伊法特 可以信赖的警察。

拉伊法 什么“可以信赖的”！

伊法特 那又是什么呢？

拉伊法 可靠的警察就是警察局长。

伊法特 主啊！警察局长都来了。

拉伊法 我叫了一辆汽车，开回旅馆，脑子里一直想着……你说想什么？

伊法特 篮子。

拉伊法 钱！

伊法特 拉伊法太太，很多吧？

拉伊法 我直奔旅馆。

伊法特 直奔旅馆！？

拉伊法 我坐下来就数钱，足足数了六个多小时。

伊法特 这确实是一大笔钱哪！

拉伊法 大约是一万二千。

伊法特 埃镑？

拉伊法 英镑。

伊法特 也就是大约二万四千埃镑。

拉伊法 可能是。瓦杜德这家伙并不是什么出色的人，他一辈子都是忙于日常琐碎的家务事。

伊法特 噢。

拉伊法 他站了起来，把手伸进篮子里。

伊法特 很快地抓了一把钱？

拉伊法 对，我说，你别盘根问底了。

伊法特 对，对。

拉伊法 这个狗东西就跑到街上，买了一张赛马的彩票。

伊法特 （惊讶地喊了一声）跑马场！

拉伊法 我知道那是跑驴比赛，跑得快的驴可以得到五
万镑

〔伊法特突然站了起来。

你坐下，坐下。

伊法特 他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比赛。

拉伊法 他把钱装满了自己的腰包。从法拉吉博士那儿
拿了两毛钱，向真主做了祈祷，念了古兰经中的《亚
辛》章。这里可真是奥妙无穷。你看，结果就象常言
所说的那样，他们把钱扔在一个坑里，坑里就会冒出
滚滚的石油。

伊法特 也就是说你丈夫在跑马场得了头奖罗！

拉伊法 这里是什么？（指着一个袋子）

伊法特 这里……（生气地把记录纸撕碎，搓成一团，扔
到地上）

拉伊法 活次德灭特，活特海盆（英语：怎么回事？出了
什么事啦）？

伊法特 太太，没什么，没什么事。

拉伊法 什么事啊？

伊法特 这象什么话？象你这样一个人，口袋里空空的，跑到市场上，碰巧搞到了一万二千英镑，你丈夫也平白无故地得到五万镑钱。这完全是碰巧。而你却说什么命中注定。纯粹是废话。

拉伊法 你怎么过日子的？

伊法特 我怎么过日子？别讨厌了，我学了五种语言，我有三张文凭。托真主的福，我每天从早上七点钟忙到晚上九点，工资总共才二十六镑，房租就要十六镑，我还剩多少？

拉伊法 你剩多少就是多少，我不懂数学，我不会算。

伊法特 要是你象我这样的处境的话，你该怎么办？

拉伊法 哈！哈！假如我象你一样，每月挣二十六镑，我只有哭泣，只能听天由命了。

伊法特 你在赌场上赢得了一笔钱，打那以后，你就变了，连言谈举止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结果？什么“命中注定”，让它见鬼去吧！你还不是靠瞎碰。（下）

拉伊法 小姐，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啊？象欠了你的什么似的。

〔姑娘们和农民从屋里笑着走出来，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可笑的场面。

拉伊法 怎么啦？你们俩怎么啦？

姑娘 阿姨！阿卜杜·瓦杜德大叔，他……

拉伊法 他怎么啦？我的宝贝。

姑娘 他穿着一条西服裤，一件夹克上衣，头发梳得象屎克螂一样。

拉伊法 不叫屎克螂，叫“嬉皮士”

姑娘 头发蓬蓬松松的。

拉伊法 这个头发蓬蓬松松的人跟我们没什么两样，可就是他的运气好。

〔一群农民一边谈话，一边聚集在阿布·卡塞姆家的门前，从他们谈话的手势来看，好象在谈论拉伊法。

〔阿卜杜·瓦杜德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架袖珍录音机，嘴里唱着外国歌曲，并随着曲子起舞。他的样子由于衣服的不协调而显得很可笑。

阿布·卡塞姆 宝贝，别装腔作势了！

〔幕外音 乌鸦又回来了。

瓦杜德 乌鸦回来了，要啄你的眼睛。

拉伊法 真是仇恨的世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邻居。

萨阿达维 先生，你好！

瓦杜德 哈喽，萨阿达维。

萨阿达维 啊？

瓦杜德 孩子，“哈喽”就是英语“白，白”。

萨阿达维 啊，我懂了。（对拉伊法）你好。

拉伊法 孩子，姑德奈特（英语：晚安）。我给你冲杯咖

啡，还是来瓶汽水？

萨阿达维 活特（英语：什么）？

瓦杜德 孩子，你这家伙反应倒挺快，理解得也很快。

萨阿达维 理解快，反应快，可我的运气在哪儿呢？

拉伊法 你放心，萨阿达维，冬特窝里（英语：别担心）。正

在办工厂，我们工作，也安排你进厂干活，挣钱。

萨阿达维 你们要开办工厂？

瓦杜德 是的。

拉伊法 原则上是这样，也可能不办。

萨阿达维 什么工厂？

拉伊法 我们孵养小鸡。

萨阿达维 美国种的？

瓦杜德 不一定，我和拉伊法在世界各地转了一圈，挑选

小鸡。美国的、俄国的、荷兰的、索马里的……等等
都挑了点儿。

萨阿达维 那么要成立一个饲养家禽的企业罗？

瓦杜德 （打断他的话）不要跟我谈这些国营企业问题，
让我们自己干自己的吧！

萨阿达维 好吧，你打算怎么干呢？

拉伊法 我说，我们要开一个雏鸡厂、一个制鞋厂。

萨阿达维 主啊！

拉伊法 对，现在小鸡和鞋都是能赚大钱的。

瓦杜德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等见到工业部长

的时候才能决定。

萨阿达维 见谁？

瓦杜德 财政部长。

萨阿达维 （张口结舌）……

拉伊法 喂，我说年青人，你这个倒霉的，有什么好惊讶的？（对瓦杜德）你给他一拳，让他振奋起来。

萨阿达维 阁下，你要会见……

瓦杜德 我见谁呀？他们谁也不接见。我阿卜杜·瓦杜德怎么了？我是亚当的不肖子孙？是剥削者？是外国人？我的事业碰到困难，还不是因为我有煤气加热器、有机井……我还见谁？我谁也不见。

萨阿达维 你总还得见个把人吧？

瓦杜德 让我考虑一下。

拉伊法 请原谅，今天对私营企业是不是采取开放政策，还得看政府呐。

萨阿达维 这是什么意思？

拉伊法 就是说，企业的大门是为国内那些大人物开放的。对他们把四面大门都打开，并且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说我们执行的是开放政策。

萨阿达维 噢。

瓦杜德 就是说，托真主的福，门都开放了。再没有什么关起来了，看你这个脑瓜子。

萨阿达维 什么？

瓦杜德 真主愿意的话,大门都开放了。

萨阿达维 还有呢?

拉伊法 弗鲁吉博士……

萨阿达维 就是那个法拉吉博士吗?

拉伊法 是的,他说了一句话,也是一句名言。

萨阿达维 他说什么?

拉伊法 他说,你今天把美元丢在路上,明天你就会见到一道金光。

萨阿达维 哦哟!

瓦杜德 就是第斯毫斯(英语:这座房子)。

萨阿达维 什么?

瓦杜德 最斯。

拉伊法 你把舌头吐出来。第斯。

瓦杜德 第斯。

拉伊法 对罗!就这么发音。你可别在外国人面前给我们丢脸啊!

瓦杜德 第斯温(英语:这一座)。

萨阿达维 耶斯(英语:是的)。

瓦杜德 这地方原来是什么样子?

萨阿达维 原来是一片蜥蜴出没的废墟。

瓦杜德 现在呢?

萨阿达维 好极了!主啊!我真有点嫉妒了。

瓦杜德 我不嫉妒,你歇着吧,等着吧,待到来年,就可以

看到我们赚了多少钱。

〔萨阿达维朝周围看了看，见没人搭理他。〕

拉伊法 喂，先生！

瓦杜德 哎，太太。

拉伊法 你吃什么饭？

瓦杜德 给我做一盘带黑胡椒的涮肉吧。再放点其他香料。

拉伊法 要是没有香料呢？

萨阿达维 那就放些别的调味品吧！

拉伊法 我说，我吃红烧肉，再来一盘烧土豆。

瓦杜德 我说的是涮肉，别的什么都不要。

拉伊法 我要吃红烧肉。

瓦杜德 你吃你的红烧肉，我吃我的涮肉。

拉伊法 向真主起誓，这样的饭我不做。

瓦杜德 冷静点，动动脑子。

拉伊法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萨阿达维 得了，得了，不要这样，我们还是为先知祈祷吧！

拉伊法 你都听见了。

萨阿达维 是的，请冷静点，别这样。

拉伊法 我整天在家里忙忙碌碌，象蚂蚁一样，上下左右到处转来转去，忙着做豆呀，做蛋呀，做咸肉呀！从早上七点钟起，就里里外外，跑出跑进，忙得一刻也

不得闲。

萨阿达维 有道理，你从七点起，就忙开了。你说得有道理。

拉伊法 我饮牛，和面粉，而这个老家伙还躺在床上哩！

萨阿达维 啊哟！

拉伊法 我跑到市场上哨瓶（英语：买东西）……

萨阿达维 还有呢？

拉伊法 我到布贝那儿转了一圈，和她玩了一会儿扑克。

萨阿达维 好家伙。

拉伊法 我给她上了一咧森（英语：课）。

萨阿达维 活特（英语：什么）？

瓦杜德 给她上课。

萨阿达维 什么？

瓦杜德 阿布·阿卜杜勒·姆阿提，他一辈子连斗大的字也不识半升，而他的女儿现在当了教师，给人上咧森了。

拉伊法 怎么啦？这媳妇跟我约好，艾肋恩赫阿拍比克（英语：我教她阿拉伯语），徐肋恩米英格里虚（英语：她教我英语）。

萨阿达维 主啊，这可是当今最时髦的事儿。

拉伊法 （对瓦杜德）你一点道理都没有，老家伙，你听我说，你还是里斯赔克特哟涅尔夫（英语：自己放尊重点）。……

瓦杜德 什么？

拉伊法 最好自己放尊重点。（她一边发火，一边把脸转向里边）

瓦杜德 哎呀！你发疯了，干嘛这么斯特优皮德（英语：愚蠢）。

拉伊法 谁愚蠢？是你，你一百个愚蠢。主啊！怜悯我在……的母亲吧！“坟墓”英语怎么说？

瓦杜德 我不知道。

拉伊法 你什么都不知道。真主啊！以我在坟墓中的母亲的名义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进厨房了，也不再做饭了。

萨阿达维 算了吧！为先知祝福吧！

拉伊法 捏沃（英语：决不）。

萨阿达维 看在我的份上吧！

拉伊法 我说不，就是不！

萨阿达维 你不要使我太难堪了。

拉伊法 艾堪讷特（英语：我不能）。

萨阿达维 那么……

拉伊法 我跟你说了，艾堪讷特。

萨阿达维 看我的面子，就这一次。

拉伊法 因泼涩补（英语：不行），我跟你说了，因泼涩补！

因泼涩补！（走出屋外）

萨阿达维 真是没有办法！

瓦杜德 萨阿达维，你奇怪吗？

萨阿达维 什么？

瓦杜德 你只知道问什么，什么。你应该亲耳听听，亲眼看看嘛！懒惰可不好。

萨阿达维 阿卜杜·瓦杜德，算了吧，你挨骂挨得还不够吗？告诉我……

瓦杜德 你要我说什么？

萨阿达维 就是那个“花花公子”游艺场。

瓦杜德 什么？孩子你说什么？

萨阿达维 “花花公子”游艺场。

瓦杜德 这种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萨阿达维 什么话？不就是那个……？

瓦杜德 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

萨阿达维 不懂。

瓦杜德 不懂？

萨阿达维 真的不懂。

瓦杜德 你不懂得的话就别说。刚才说的，你明白了吗？

萨阿达维 啊呀！

瓦杜德 你知道“花花公子”游艺场是干什么的吗？

萨阿达维 干什么？

瓦杜德 真要命，你什么事儿都不知道。

萨阿达维 怎么要命？我怎么啦？

瓦杜德 他们……

萨阿达维 怎么啦？

瓦杜德 他们宰驴了。

萨阿达维 啊哟！

瓦杜德 让我跟你说吧。

萨阿达维 好啊！你这个“花花公子”游艺场来的人，你怕我到那儿去发财？真的，我也要组织一个交际团体，带他们到“花花公子”游艺场去玩。（走向阿布·卡塞姆的家）

〔声音 哈哈……哈哈，哈！〕

〔阿布·卡塞姆出来，在小河沟后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他的家。他看了瓦杜德一眼，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

瓦杜德 唉！阿布·卡塞姆！

阿布·卡塞姆 什么事，瓦杜德先生！

瓦杜德 你还没跟我问好呢！

阿布·卡塞姆 问好？！问好也得双方地位相当。我要是向阁下问好的话，就只能跟你说法语“蓬如”（你好）。

瓦杜德 不，要你说阿拉伯语“色拉姆，阿拉空”（你好）。

阿布·卡塞姆 对不起，你会用阿拉伯语回答我的问好吗？

瓦杜德 主啊！阿布·卡塞姆！？

阿布·卡塞姆 我阿布·卡塞姆怎么啦？今天你们成了美国人，我们互不相干，干嘛要问好，又干嘛要说话

呢？

瓦杜德 真糟透了。(对拉伊法)你不觉得奇怪吗？

拉伊法 这不干你的事。这是个复杂的人物，有因飞恶里哦里堤克姆泼雷克斯(英语：自卑感)。

〔瓦杜德进入屋内。〕

〔夏赫特扛着一个标语牌出来。〕

夏赫特 收罗！……国际帝国主义收罗了一些幼稚的头脑简单的傻瓜蛋，为他们的侵略计划服务。

〔布贝上，她对夏赫特微微一笑，并挥手致意。〕

布贝 哈喽！

夏赫特 什么？

布贝 哈喽！

夏赫特 活特都优斯歛(英语：你说什么)？

布贝 艾斯歛哈喽(英语：我说，哈喽)！

夏赫特 哈喽！暴虐者！哈喽！杀人犯！哈喽！吸血鬼！你们杀了人，还装出一付清白无辜的样子，说哈喽！

布贝 活次德灭特微斯优(英语：你怎么啦)？

夏赫特 (走上前去，疯狂地抓住她)这是犯法的，不允许的。

布贝 活特都优斯歛(英语：你说什么)？

夏赫特 讲原则的人受苦受累，却被剥夺了一切，什么也得不到。而肮脏的机会主义的右派们，却享受着安

乐。(伸出手,使劲地把她的连衣裙齐胸撕破)

布贝 (呼叫)真粗野!真粗野!(哭)

〔凯威上,群众涌上。〕

群众甲 布贝,什么事?(把她接过来)

夏赫特 (把标语牌扔在地上)见鬼去吧!什么原则?!

狗屁!(自言自语)你这个蠢驴,整天读书,扛标语牌,白白浪费时光!这样,你得到什么呢?得到什么呢?(哭)

〔布贝和法拉吉走进屋内。〕

真主惩罚了你,走吧!你一无所得!

凯威 什么事?什么事?

拉伊法 夏赫特胡闹,刚才他在这儿游行示威了!

凯威 游行示威?他到底干了些什么,说清楚点。

拉伊法 我就知道他呆在这里,呼口号,跟他平常做的一样。还站着拉电车的辫子。

凯威 什么?

拉伊法 这不就是他惯用的手法吗?他们搞游行示威,

拉电车辫子!想破坏交通。

凯威 他……

拉伊法 (轻声跟他耳语)

凯威 啊!啊!是这么回事!主啊!你自作自受,谁也没有碰你,你自己把绞索套在脖子上。活该!

夏赫特 绞索一直套在我脖子上。现在我要挣脱它。

凯威 好的,好的,过来!

夏赫特 来干嘛?

凯威 我帮你摆脱它。

夏赫特 你?

凯威 亲爱的,识相点,让我们做个亲密的朋友,怎么样?

(抓住他)阿卜杜拉!

警察 是,先生。

凯威 暂时带他去歇会儿。等我来了再放掉他。

[警察带夏赫特下。

拉伊法 使您扫兴了吧!这个人长期以来尽在谈论什么帝国主义、劳动阶级。真可怜!读了不少书,可是并没有读懂,反而把自己搞得稀里糊涂的。……但是,不要以为他错了,错的正是我们。

凯威 为什么呢?

瓦杜德 是我们放任他游手好闲。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去规劝规劝他。

凯威 恰恰相反,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他们就喜欢夸夸其谈,很难接受别人的规劝。

拉伊法 是吗?这是怎么回事?

凯威 他们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受压抑的。

瓦杜德 就算是这样,可并不是我们在压抑他们呀!

凯威 他们要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

拉伊法 那他们谈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怎么样?

凯威 不，不，你们不知道，他们就喜欢搞一言堂，……

拉伊法 那我们就只好沉默不语啦？

凯威 呃，在他们发表意见的时候，别人只能说是，
是……

瓦杜德 主啊！那我们就不能反驳他们了？

凯威 假如你反驳他们，或者表明了你自己的观点，不等
你说完，他们就会大发雷霆，争吵不休。

拉伊法 你就不会告诉他们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吗？

凯威 他们认为他们的观点是百分之百地正确。

拉伊法 别人的统统是错误的。

凯威 你要是一开口，他们就指责你是反动派，说你是机
会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他们有一大套他们
惯用的言词。

瓦杜德 是吗？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吧！

凯威 对，差不多。

拉伊法 你早就应该叫一个人教育教育他们。让他们知
道什么是自由。

〔布贝走出屋子。

凯威 哦，一切都听真主安排吧！（对布贝）我希望您阁
下不要为刚才发生的事感到不安和烦恼。

布贝 我才不烦恼哩。这种人是白痴，是傻瓜。

凯威 真妙！阁下的阿拉伯语说得好极了！

布贝 我的阿拉伯语讲得不好。

凯威 呵，不错嘛。

布贝 真的，我可以发誓，我讲得不好。

凯威 哈，哈。她还会讲土话哩！

拉伊法 怎么啦，我们在一块儿也不光是玩的。明天，我还要教她说亚历山大土话哩！优德玲克咖啡（英语：你喝咖啡吗）？

凯威 这有什么？为什么不喝呢？我喝，我喝。

〔布贝和拉伊法走进屋内。

瓦杜德 先生，我们彼此又接近了一步。

凯威 你别见外，我是奉命到这里来维持治安的，你不知道吗？

瓦杜德 是的，是的，维持治安的。

凯威 （对自己）走吧，跟瓦杜德先生喝杯咖啡，看看他。

瓦杜德 啊，好啊！

凯威 我很想念你啊，阿卜杜·瓦杜德先生。

瓦杜德 无论怎么说，我应该谢谢您。

凯威 在这里没有人会打搅你，招惹你，也没有人会阻碍你的，你会生活的很好。其实，我是很尊敬你的，愿意终生为你效劳。

瓦杜德 我听说过。

凯威 一般说来，我们都不是外人。不瞒你说，我们来自人民，又回到人民中间，我们的一生是贡献给人民、为人民服务的。

瓦杜德 这是肯定的。

凯威 任何事项,任何吩咐,任何要求,你尽管说吧!我们一定照办。阿卜杜·瓦杜德先生,说吧!

〔拉伊法端着咖啡上,把咖啡倒在瓷盘里的杯子里。〕

拉伊法 你说什么?

瓦杜德 我在说大蒜头。

凯威 (大笑)哈,哈,哈哈!真有趣,阿卜杜·瓦杜德先生,这,这个鬼家伙真诙谐,总是那么谈笑风生,活泼开朗,轻松愉快。

拉伊法 你说得对,他轻松得连被褥都没有。

凯威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慷慨的真主,现在可变得有份量了。

拉伊法 喝咖啡吧,喝吧!别说笑了。

凯威 哈哈哈哈哈! (喝咖啡)

阿布·卡塞姆 先生,阁下的光临使我们荣幸之至。

凯威 谢谢,阿布·卡塞姆。

瓦杜德 阿布·卡塞姆,西特当(英语:请坐)!

拉伊法 喝点咖啡吧!

阿布·卡塞姆 我不喝。

〔法拉吉走出屋子。〕

拉伊法 喂,萨阿达维,你这个爱说“白一白”的家伙,不喝咖啡吗?

萨阿达维 山克优(英语:谢谢你)。

瓦杜德 你也有长进了,说起英语来了。

萨阿达维 是啊!长进了。你这个从“花花公子”游艺场来的家伙。

法拉吉 的确,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大家在离别了多年以后,又依去阿泽(英语:互相)见面了。

萨阿达维 我们很荣幸,先生。

凯威 这位远方来的博士,什么时候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瓦杜德 真的,您才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拉伊法 (模仿瓦杜德,重复他的话)

法拉吉 我看,我们可以讨论一些计划,或者交换一些想法。这些计划和想法或许会给国家带来一些好处,给我国的公民带来一些幸福。

阿布·卡塞姆 先生,全靠你了。

萨阿达维 我举双手赞成。

法拉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

众人 (同声地说)好,好……有时间。从现在到八月十八号都没事,完全由您支配。

法拉吉 好极了!

萨阿达维 我干点什么呢?到哪儿去,去干什么,反正都听你的。

法拉吉 你是可以干点事的,萨阿达维。

萨阿达维 愿为您效劳。到铁工厂,到碎石厂都行。不

过，厂子在哪儿呢，怎么干呢？

法拉吉 你们这儿可以兴办各种各样的事业。有足够的劳力，有充分的动力，原料也很便宜。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开工厂，办农场，种蔬菜，种富卢次（英语：水果），可以向世界各地出口，同时也可以增加收入。

阿布·卡塞姆 这个想法真了不起。但是，博士先生，重要的还是去做啊！

法拉吉 可以的，可以的。

凯威 我本人准备辞去我在警察局的工作，一定跟您阁下一起干。

众人 啊！

阿布·卡塞姆 他们都在打我们这地方的算盘，可是，凯威先生，我们还得慎重行事呀！

凯威 什么，什么？我刚才说错了什么吗？

阿布·卡塞姆 是呀，一个大错。我们应该首先跟这位先生商谈好，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要花多少钱，如何规划。这个计划会带来什么好处，会给广大农民带来什么利益。

法拉吉 我已经说过，首先需要研究研究嘛。

阿布·卡塞姆 话说得很冠冕堂皇，可是我们少吃少喝，结果把我们的灵魂交给剥削的资本主义。

法拉吉 活特（英语：什么）？

阿布·卡塞姆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些什么！

法拉吉 活特笛德喀斯歟(英语：他说什么)？

瓦杜德 博士，别介意，这些人就是这样，说完话，自己还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法拉吉 艾姆斯哦里(英语：我很遗憾)，一开头就是这个样子。我有的是钱，感谢真主，我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以相当优越的条件开办任何工厂，……

萨阿达维 你瞧，你瞧！刚才开了个头，你就把门关上了。

阿布·卡塞姆 住嘴，住嘴！你这个畜牲！我是书记，要为广大群众、为农民的利益着想。我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和财产。

萨阿达维 你这个老家伙，不要发火嘛！

阿布·卡塞姆 好，萨阿达维，我不发火。你们如果同意那样做，我起誓，以后你们谁也别来向我诉苦，谁要来向我诉苦，我就用鞋底揍他。

法拉吉 不象话。

拉伊法 活次德灭特(英语：怎么回事)？

瓦杜德 犯不着，博士远离我们这儿，在外面呆了二十年，他不太清楚这里的情况。真主会指引我们的。

凯威 我很遗憾，也很惭愧。博士，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和国家的名义，代表这个地区的公民向您道歉。

法拉吉 我没什么！

萨阿达维 你别计较，博士！西特当(英语：请坐)！（嘿

嘿地苦笑)

[翻译上。

翻译 先生大家们,我很遗憾,打断几下你们的和谐。

瓦杜德 欢迎你!

法拉吉 他们是什么人?

拉伊法 他们是来吃山羊羔的人。

[瓦杜德和博士咬咬耳朵,博士点头表示明白。

法拉吉 噢,噢。哦尔来特(英语:好吧)。

拉伊法 大家请,请! 威尔克姆,西特当(英语:欢迎,请坐)!

翻译 先生大家们,为了友谊,想打破砂锅问到底,想明了一下夏赫特同事的消息。我们已经得到了有关他的沉重的情况。

瓦杜德 啊! 他们来这里是为了……

凯威 去对他说,这个问题涉及到治安,一般来说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我们只负责执行上级指示。如果谁要询问这件事,就请他去问法院。

翻译 代表团说的是法斯库尼亚语。他们十分激动,他们翻复地问……

凯威 什么? 我们真不明白你们来干什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拉伊法 别介意,他们就是这样,雷声大,雨点小。

凯威 好,我明白了。

翻译 朋友大家们,是不是因为当时在这儿有些人,在听
夏赫特先生发表意见,后来……

凯威 后来! 去你的吧!

瓦杜德 别管他,先生,放心吧,让我来。你对朋友大家
们说吧,我们将释放夏赫特先生。

翻译 什么?

瓦杜德 我们将释放夏赫特先生。

翻译 请原谅,我没听懂。

瓦杜德 (摇头,找不到表达意思的确切词儿)我发誓,释
放夏赫特问题与……有关。

翻译 啊?

瓦杜德 与……有关。

翻译 啊?

瓦杜德 与破坏治安有关。

翻译 好,我试试翻。

瓦杜德 你要是好样的,你就翻吧!

[翻译点头,但还是糊里糊涂。

翻译 (再追问)对不起,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

瓦杜德 看你这小子,我不重复,你也别再问了。这话说
一次就够了。没有什么翻译不使你伤脑筋的。

拉伊法 你一来就使我们伤脑筋了。我们怎么能不恼火
呢!

翻译 有一次我因为有一个字不会翻译,结果就被禁闭

了六个月。

拉伊法 真倒霉！

翻译 我们那里打交道比你们这里难多了。党是很严厉的，大婶。难呀！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毫无情面。

拉伊法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翻译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翻译呢？

翻译 他们怎么不知道？大婶，他们什么都录音，什么都记录下来，然后到党内去研究，审查。

拉伊法 糟了，他们把我们的话也录下了？！

翻译 从我们来的第一天起，你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录下来，送到国内去了。

拉伊法 说句实话，你讲起阿拉伯语来活象一只猴子。

翻译 别开玩笑。他们都不会说阿拉伯语呀！

拉伊法 他们都是一些麻木不仁的人、狡猾的人和傲慢自大、目中无人的人。

声音 党的命令啊！你别再说了，我们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啊！

拉伊法 该死的！

翻译 我说什么呢？我们再说两句就算了。

瓦杜德 靠真主吧，年青人。

翻译 先生大家们，……

瓦杜德 你老改不过来。

翻译 老兄，注意点，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什么都录音

的！

瓦杜德 啊，录音？

翻译 把刚才的抹去。

〔声音 我已经把它抹掉了。

翻译 先生大家们已经注意到在这个地区突然出现的情况，愿意坦率地、踊跃地参与经济问题的解决，目的是提高劳动阶级大家们的水平。

拉伊法 接着说吧！

萨阿达维 等一等，拉伊法太太，真主最清楚！他说他们要办工厂，目的是要提高我们的水平。

拉伊法 小伙子，安静点，我们不要听信这些话。我们一开始就在他们面前，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向我们提供计划，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

阿布·卡塞姆 我们在这儿，他们也在哪儿。到底怎么样，让事实来考验吧！

拉伊法 你怎么这么说，没一点同情心！

翻译 我求您怜悯我。

拉伊法 你求我什么？过来吧，兄弟！你需要什么？

翻译 关于夏赫特同事。

拉伊法 他怎么啦！先生？

翻译 嗯。

拉伊法 你会英语吗？

翻译 对不起，我不懂英语。

拉伊法 真可惜。我用阿拉伯语来说吧。

翻译 好的。

拉伊法 你过来，夏赫特同事当时就这么站着，你过来！

翻译 好！

拉伊法 他当时这么站着，对不起。

翻译 别客气。

拉伊法 是的，到这儿来。当时局长第一个看到他，就对他说。弗斯达空，费尔穆斯塔肯知。^①

翻译 什么？

拉伊法 穆斯贝尔哈，贝尔塔肯，弗尔安布里亚。

翻译 什么？

拉伊法 听我说，穆特尔脱西，巴尔达库西，费尔爱斯板库。

翻译 什么？

拉伊法 听我再跟你说吧！

翻译 （大哭起来）你们这么做，为什么呢？这样做不应该呀！我是一个公职人员。

拉伊法 这算什么话？

翻译 我只不过是一架活机器。我要不翻译，我就要遭殃的。

拉伊法 我们没跟你说什么啊！

① 这一句和下面两句话都是用阿拉伯字母瞎拼出来的、没有意思的话。

翻译 你跟我说弗斯达空，费尔穆斯塔肯知，穆斯贝哈尔，贝尔塔肯，弗尔安布里亚；费尔爱斯板库，这些都要翻译吗？

凯威 这话是对的，也是清楚的。我从现在起就算辞职了，我不管了，翻译，博士。

翻译 可以得到迅速的答复吗？

瓦杜德 等一等，现在该我跟你商量的了。……这群人走出来就跟马群一样。

翻译 （坐下）对不起。

拉伊法 现在这些人都在我们面前，我们考虑一下，商量商量，在两个码头^①面前我们这条船究竟靠拢哪一个？

瓦杜德 等一等，等一等，你们到底要哪一个？

萨阿达维 要哪一个？！你问这干什么？我们要行动起来，进行生产。我们要从现在呆的葫芦里钻出来，坦白地说，就是要象你一样。

瓦杜德 跟我一样？

萨阿达维 为什么不？难道我们是泥捏的，你是糖做的吗？

拉伊法 你女人是个糖罐，全是糖。

瓦杜德 要她跟我一样？

^① 两个码头指苏修和美帝。

萨阿达维 我女人不缺胳膊，不少腿，我愿起誓，她现在的穿戴和假发跟她很不相称。我要替她洗澡，擦身。

拉伊法 然后煮熟她。

萨阿达维 对啦。（做鬼脸）再给她抹点红的，白的，就跟肖基·法里德一样。

拉伊法 真妙！

萨阿达维 可惜她没有福气呀！

凯威 榜样是明明白白地摆着的。是有可能的，老弟！

阿卜杜·瓦杜德和拉伊法原先不就是普普通通的两个公民？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从零开始的嘛。

拉伊法 不，说从零以下开始的吧，老兄。

凯威 尽管如此，后来机会来了，他们的生活变化了，有地位了，在社会上也被人们看得起了。我，你，你们应该象他们一样。

众人 跟我们说说吧！开导开导我们吧！让我们开开眼。

萨阿达维 让我们象他们那样工作，工作。

拉伊法 你们愿意听我们讲，是吗？

众人 可不是，讲讲吧！

拉伊法 好，我跟你们说说吧！

〔音乐开始。

那时候，那是个好地方。说起来还得感谢真主。赞美我们的主！

众人 赞美我们的主！①

〔音乐。

〔拉伊法和瓦杜德讲他们的故事，大家盘膝而坐。这时候，走进一群跳舞的人，光线跟着他们转动。

〔幕徐徐降落。

剧 终

-
- ① 这个稿本的结尾和过去国内有关报道有出入。过去的有关报道说，剧终时，老乡们唱道：“祖国啊，埃及！你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不向左也不向右。”另据有关消息说，这次恢复演出时，作者打算给这出戏补充一个续篇，描述此剧从被禁演到恢复演出期间他们所进行的斗争，这个稿本也没有这一段。

附录

正义的胜利

——记埃及讽刺剧《代表团万岁》重新上演

讽刺霸权主义的话剧《代表团万岁》从五月二十二日起重新在开罗迈阿密剧院上演。

由于苏联认为这个话剧“触犯了苏联”并且进行干涉，这个话剧从五月一日起曾一度被禁演。这次恢复演出，标志着苏修的失败和埃及人民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胜利。

苏修的这种卑鄙行径，遭到演出这出话剧的塔希亚·卡里尤克剧团的严厉谴责。这出剧的女主角、剧团团长卡里尤克对人们说：“我是一个正直的埃及人。我有权利讽刺我们社会所有不正直的人和事，特别是有权讽刺我们的敌人。”她指出：“自称是阿拉伯朋友的苏联在埃及究竟干了些什么，苏联在埃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懂得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她激动地问道：“正当我们经济状况不佳的时候，苏联为什么要逼迫我们还债？苏联为什么在以色列建立之后就立即承认了它？我们是埃及人，我们要维护我们

的祖国——埃及。”

埃及广大群众也强烈谴责苏联干涉埃及的内部事务，并且要求再次上演这出深受群众欢迎的话剧。开罗报纸刊登了许多评论文章，抨击苏修无理干涉这个话剧的演出。

塔希亚·卡里尤克剧团向国务委员会行政法院就禁演这一话剧提出起诉。五月二十日，法院向剧团全体成员当面判决：取消对《代表团万岁》一剧的禁演令，允许这一话剧再次上演。剧团全体成员高兴万分，卡里尤克团长高呼：“正义万岁，不是代表团万岁。”开罗人民也高兴地奔走相告：“我们独立的意志取得了胜利。不许外国干涉，永远不许外国干涉。”许多人跑到迈阿密剧院去向卡里尤克剧团表示祝贺，同剧团成员共庆胜利。开罗所有报纸都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喜讯。报上还刊登了埃及人民给这个剧团的许多贺信。好几百人在迈阿密剧院前排着长队等候买票。

五月二十二日晚，开罗迈阿密剧院挤满了观众，剧院还临时增添了许多座位。在拥挤的人群中，还有不少从其他阿拉伯国家来的观众。整个剧场场面十分壮观，充满着欢乐的气氛。舞台前面排列着几十个由开罗各界人民赠送的花篮。全场观众全神贯注地观看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当演到“友好”代表团在和平村的种种丑行时，观众无不义愤填膺。在演到当地的埃及人奋起与“友好的”

外国人战斗时，观众报以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这出反映埃及人民在现实生活中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的话剧，再一次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社会帝国主义想使这出讽刺剧停演的企图终于遭到了失败，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赢得了胜利！

新华社记者

（197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